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 安徽大学 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江伟

签字日期: 2012 年 5 月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 安徽大学 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 安徽大学 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江伟

导师签名: 徐永田

签字日期: 2012 年 5 月 12 日

签字日期: 2012 年 5 月 4 日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去向:

工作单位:

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Y2114791

中文摘要

《尚書》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一部史書。因其年代久遠，傳佈過程中又屢遭厄運，所以時至今日，也是存在問題和爭論最多的古書之一。大到真偽及版本流傳，小到個別字句訓釋，皆有未盡解決之處。

本文以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尚書》文字為考察對象，在充分吸收古文字學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力求還原楚簡《尚書》原貌。如有今本可資比照，則覈以今本《尚書》文字，求索其中差異；並從文獻學、歷史學等角度進行探討。本文主要由六章組成：第一章主要輯錄了楚簡中可與今本對讀的文字；第二章討論不見於今本《尚書》的佚文；第三章、第四章主要涉及《清華簡》中的兩篇，一篇可與今文《尚書·金縢》對讀，一篇則是古文《尚書·尹誥》的失傳文字。最後一章是以上文研究為基礎，重新審視《尚書》今古文之爭，試圖為解答這一問題提供一個新的線索與思路。

關鍵詞： 楚簡 楚文字 尚書 今古文

Abstract

Shangshu is the oldest history book of our country. Because of its age, its doomed dissemination process. It is also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most controversial book till now. The existing problem not only involves the problem about edition, and also the explanation of its words and sentence.

This paper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by the literature of *Shangshu*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in full absorption of the ancient writing study circles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results, and strive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Shangshu* in Bamboo slips. If it can be compared to the extant *Shangshu*, seeking the differences; then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from th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other aspects. This paper consists of six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mainly collects the literature can be compared to the new *Shangshu* from the *Bamboo Text*; 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the missing literature in the *Shangshu* in ancient Chinese; the third and fourth chapter involves two articles in *Tsinghua slips*, one can be compared to the chapter "Jinteng" in the *Shangshu* in modern Chinese; the other one is the lost chapter "Yingao" of *Shangshu* in ancient Chinese. The last chapter is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research, Revisited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Shangshu* in ancient Chinese and *Shangshu* in modern Chinese, trying to provides a new clue and train of thought to solve this problem.

Key words: Chu Bamboo slips ; Characters of Chu; *Shangshu*;

The ancient characters and the modern ones.

目 錄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
第一章 出土戰國文獻《尚書》文字研究概況	
第一節《尚書》今古文問題由來及研究簡述	1
第二節 出土文獻《尚書》文字研究概述	4
第三節 本文研究的材料及目的	5
第二章 可與今本《尚書》對讀之異文疏證	
尹誥	8
康誥	13
君奭	16
君陳	22
君牙	27
呂刑	37
附錄：與今本《尚書》文字相關或相似的表述	
盤庚	43
高宗彤日	43
西伯戡黎	44
無逸	45
顧命	46
第三章 不見於今本《尚書》之佚文疏證	48
第四章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與今文《尚書·金縢》校讀	
第一節 楚簡本《金縢》釋文校訂	55
第二節 楚簡本《金縢》與今本《金縢》對讀	63
第三節 簡本、今本及《史記》所引版本之關係	67

第五章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尹誥》與偽古文《尚書·咸有一德》研究

第一節 楚簡本《尹誥》釋文校訂	69
第二節 楚簡本《尹誥》與《尚書·咸有一德》之關係	73
第六章 以楚簡《尚書》文字重新審視《尚書》今古文問題	76
附錄 出土戰國文獻《尚書》文字一覽	79
主要參考文獻	82
後記	93

第一章 出土戰國文獻《尚書》 文字研究概況

第一節 《尚書》今古文問題由來及研究簡述

《尚書》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一部史書。因其年代久遠，傳佈過程中又屢遭厄運，所以時至今日，也是存在問題和爭論最大的古書之一。大到版本流傳真偽，小到個別字詞訓釋，皆有未盡解決之處。

《尚書》，即上古之書，傳世先秦文獻屢有稱引。《左傳》引《書》五十二次，不見於今本者三十三條；《國語》引書十五次，不見於今本者十一條；《墨子》引《書》二十九次，不見於今本者十六條；《孟子》引《書》二十三次，不見於今本者十九條；《荀子》引《書》十五次，不見於今本者四條；《禮記》引《書》三十一條，不見於今本者十九條；《呂氏春秋》引《書》六次，全部為逸篇。^①凡此說明，今本《尚書》相較秦火前之版本，散佚闕失的情況是很嚴重的。《墨子·貴義篇》云：“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可見在西周初年《書》已有百篇之眾。而現今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正義》合今古文連同《書》大序不過才五十九篇。綜之，今日《尚書》遠非昔日原貌。

要瞭解先秦《尚書》原貌，須對其流傳過程做一簡要回顧。

甲、先秦古本

《尚書》結集成書於先秦時期，至秦始皇焚書，項羽焚秦宮室之後，先秦之《書》幾乎亡佚。

乙、今文《尚書》

漢初廢挾書令，伏勝傳《書》二十九篇，為今文《尚書》。此本雖謂今文，然由伏勝記誦，直接源自先秦古本，彌足珍貴。此本亡於永嘉之亂。

丙、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來源複雜。

- 1、孔氏家傳本。孔安國起其家，發現逸《書》十餘篇。見《史記·儒林列傳》。

① 詳參董治安主編：《經部要籍概述》第20-21頁，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8年8月第一版。

- 2、 孔子壁中書本。魯恭王壞孔子宅得於壁中，共四十五篇。見《漢書·藝文志》。
 - 3、 河間獻王所得本。河間獻王從民間得善書，其中包括《尚書》。見《漢書·河間獻王傳》。
 - 4、 中祕本。漢成帝時，張霸按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成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無一字相應。見《論衡·佚文篇》、《論衡·正說篇》。
 - 5、 杜林所得本。東漢初年杜林得於西州，一卷。見《後漢書·儒林傳》。
- 以上四種歷兩漢魏晉兵火，至宋，皆亡。

丁、梅賾獻本。

東晉豫章內史梅賾所獻。

一部份把西漢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分解為三十三篇，另一部份的二十五篇，經清儒考證為偽古文。唐初孔穎達編撰“五經正義”，宋人彙集“十三經注疏”所用皆為此本。因此歷來影響極大。

前文所說的甲、乙、丙三種版本，今日我們很難再得以目睹全豹，但是先秦文獻中多次引用《書》，尤其是不見今本者，給我們得以窺見先秦《尚書》之一斑提供了可能。

出土先秦簡帛中有不少引用《尚書》的文字。如見於郭店和上博簡的《緇衣》就屢次稱引《尚書》。其他的如《成之聞之》、《唐虞之道》等也偶見稱引。

2008年清華大學入藏戰國竹書，其中《金縢》、《尹誥》、《說命》等篇皆見於今本《尚書》，是真正的《尚書》古文。有的篇目雖然不見於今本《尚書》，如《保訓》、《尹至》等，但從語言和內容看，也應與《尚書》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是否為先秦《尚書》逸篇，有待研究。這些都是我們研究《尚書》文字的重要材料。

對出土戰國文獻中稱引《尚書》文字進行裒輯整理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出土文獻未經後代文人在傳抄過程中出於有意或無意的刪改，所以相較傳世文獻更接近古書的原貌。先秦之際，其時尚未有今古文之爭，出土戰國文獻中《尚書》文字的研究，對我們認識《尚書》的原貌有著重要作用。可以預見，隨著《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的陸續刊佈，越來越多的先秦古書佚籍會進入到學者研究的視野中來，因此以出土戰國文獻中《尚書》文句為考察對

象，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今後《尚書》學、簡帛學研究、發展均有裨益。

《尚書》今古文之爭由來已久。在此，我們不準備對這一問題作詳盡地回顧，只希望用簡淨的文字將古文《尚書》辨偽的情況作一概括性的梳理。古文《尚書》的辨偽濫觴於對《泰誓》篇的懷疑。從東漢趙岐始，鄭玄、王肅、劉知幾等人都曾認為《泰誓》是後世偽造的。宋代吳棫、朱熹、蔡沈等覺得古文《尚書》大都平易，而伏勝所傳皆晦澀難解，遂認為二十五篇古文皆可疑。明清兩代《尚書》辨偽取得了豐碩成果。明人梅鷟《尚書考異》不僅考察了《尚書》的來源與傳授系統，更注意到偽古文《尚書》文字的來源。梅鷟率先提出偽古文《尚書》是後人擷取先秦以及後代文獻中相關語句演繹而成的。“處處用證據來證明偽《古文尚書》的娘家”（胡適語）^①到了清代，經過姚際恒、閻若璩、惠棟、程廷祚、崔述等不懈努力，古文《尚書》為後世偽作已成定讞。尤其是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一書，詳細地揭示出古文《尚書》的內在矛盾，可信度極高。閻若璩也因之被譽為“集辨偽《古文尚書》諸家大成”。（梁啟超語）^②此後如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等皆都有意區分開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這些著作或專注於文字訓詁，或著力於文獻梳理，成就巨大。近代以來，尤其是五四運動後，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學派不但認定東晉梅賾所獻為偽書，甚至認為漢代的古文也是劉歆偽造。近十多年隨著簡帛文獻的不斷出土，學者對《尚書》的認識又不斷深化。但是，也有一些學者對前人辨偽的成果產生懷疑，轉而相信古文《尚書》並非偽書。如楊善群陸續發表了《古文〈尚書〉流傳過程探討》、《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的比較研究》、《論古文〈尚書〉的學術價值》三篇文章，力證古文《尚書》流傳有序，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再如郭沂、劉義峰、張岩等都認為古文《尚書》絕非偽作。尤其是張岩，在大著《審核古文〈尚書〉案》中，對閻若璩的舉證“作了一次全面的甄別”，“運用科學的方法與先進的技術，證明《晚書》是真實可信的古代文獻。”^③對於這些論著的得失，我們會在下文做出述評，這裡就不多說了。

① 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文存三集》第189頁，上海書店，1989年第一版。

② 梁啟超：《梁啟超國學講錄二種》第210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③ 詳見張岩：《審核古文〈尚書〉案》，中華書局，2006年第一版。

第二節 出土文獻《尚書》文字研究概述

《尚書》文字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點。以顧頡剛為首的學人，花費巨大心力，編纂成《尚書文字合編》（顧頡剛、顧廷龍輯），篇幅巨大，彙集彼時所能見到的所有尚書版本，甚便研究。現代以來，以研究《尚書》流傳版本中異文的專著或論文日夥，代表性的有吳福熙《敦煌殘卷古文尚書校注》、徐在國《〈敦煌殘卷古文尚書校注〉字形摹写错误例》，錢宗武、陳楠《論敦煌寫本〈尚書〉的異文類型及其特點》等。臧克和《〈尚書〉文字校詁》和林志强《古本〈尚書〉文字研究》二書以《尚書文字合編》為依託，對魏晉以降的《尚書》版本文字進行了系統考察。這對我們認識《尚書》在流布過程中的面貌大有裨益。

傳世先秦文獻引《尚書》文字研究方面，不少學者做過有益的工作。2003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由陳根雄、何志華編著的《先秦兩漢典籍引〈尚書〉資料彙編》網羅了先秦兩漢典籍中所有涉及《尚書》的文字，甚便研究。

近年來，出土文獻數量劇增，其中亦有不少引用《尚書》的文字。隨著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的研究不斷深入，學者對楚簡中的《尚書》文字的認識也不斷深化。要著重說明的是，楚文字的正确釋讀，是利用楚簡材料進行一切學術研究的根本，如果文字釋讀錯誤，那麼以之為起點的其他研究也就無從談起。這些年來考釋楚簡的論文與日俱增，這裡我們就不舉例了，具體可參看徐在國《戰國文字論著目錄索引》^①的相關章節。利用楚簡材料對《尚書》文字重新審視的重要論著如廖名春《郭店楚簡〈緇衣〉引〈書〉考》、《清華簡與〈尚書〉研究》；李學勤《清華簡與〈尚書〉、〈逸周書〉研究》、虞萬里《上博館藏楚竹簡〈緇衣〉綜合研究》、林素清《利用出土戰國楚竹書資料檢討〈尚書〉異文及相關問題》、姜廣輝《〈尚書〉今古文真偽新證》、程元敏《〈郭店楚簡·緇衣〉引〈書〉考》、晁福林《郭店楚簡〈緇衣〉與〈尚書·呂刑〉》等，都是利用新出土的地下文獻重新審視今古文《尚書》這一古老的問題，多有獲益。尤其要說明的是近年來多有學人不憚勞苦，匯釋楚簡文字，

① 徐在國：《戰國文字論著目錄索引》，線裝書局，2007年4月第一版。

為我們的工作省卻了很多繁瑣。如劉傳賓《郭店竹簡研究綜論》、陳民鎮《清華簡〈尹誥〉集釋》、陳民鎮、胡凱《清華簡〈金縢〉集釋》等。台灣國立成功大學陳一綾的碩士論文《郭店簡、上博簡引〈書〉研究》將郭店簡、上博簡中引《書》文字合於一冊，為我們今後的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

第三節 本文研究的材料及目的

本文研究範圍為與《尚書》有關的出土戰國文獻資料，具體包括《郭店楚墓竹簡》^①《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八）^②，《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③。本文希望在上述材料中蒐集全部《尚書》文字，對關鍵字詞進行梳理，力求還原文字學與文獻學的雙重真實，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以展示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尚書》原貌。楚簡本與今本《尚書》的異文，我們試圖解釋其產生的原因；今本《尚書》中的訛誤，我們試圖推測其發生過程；與今本《尚書》無法對讀的，我們試圖梳理今本與楚簡本之間的關係。綜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楚簡中《尚書》文字進行文字學、文獻學、歷史學的全面考察。最後，我們從出土戰國文字中的《尚書》文字的角度對《尚書》今古文之爭這一古老話題做一些討論。

①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行文中或稱《郭店簡》。

②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011年。行文中或稱《上博簡》。

③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行文或簡稱《清華簡》。

第二章 可與今本《尚書》對讀之異文疏證

本章內容輯有《郭店楚墓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五）》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與今本《尚書》可對讀之全部文字。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出土竹簡中稱引的《尚書》文字，與今本相較，為異文關係。這部份內容有著重要的文字學、文獻學價值；另一類是出土竹簡中與今本部份相似或相關的表述，它們有的在古文字考釋中有關鍵的提示作用，有的則具有獨特的史學價值。

這些戰國竹簡資料公佈以後，旋即引起學界討論高潮。不少學者敏銳地注意到了楚簡中與《尚書》相關的文字，並撰寫了一批有價值的論文與專著。重要的有如廖名春《郭店楚墓竹簡〈成之聞之〉、〈唐虞之道〉篇與〈尚書〉》^①、《郭店楚簡〈緇衣〉引〈書〉考》^②，晁福林《郭店楚簡〈緇衣〉與〈尚書·呂刑〉》^③、虞萬里《上博簡、郭店簡〈緇衣〉與傳本合校補正》（上）^④《上博簡、郭店簡〈緇衣〉與傳本合校補正》（中）^⑤《上博簡、郭店簡〈緇衣〉與傳本合校補正》（下）^⑥等等。這些論述，將楚簡中的《尚書》文字置於傳統經學的視野下，作了不少有益探索，其中一些成為本文寫作之基礎。但是，毋庸諱言，當時所使用的釋文，以今天的釋讀水平看，有不少不盡如人意之處，因而得出的結論也受之影響，多有偏頗。戰國文字發展日新月異，近十多年來，不少未識字得到了確釋，也有一些過去被視為定論的釋讀需重新審視。考量戰國竹簡中《尚書》文字之文獻價值，第一要務便是要保證楚簡文字釋讀的準確，只有文本的真實，才能進而認識到文獻學與歷史學的真正價值。

鑒於此，我們輯錄了楚簡中與《尚書》相關的全部文字，對關鍵字詞進行梳理，力求還原文字學與文獻學的雙重真實。自《郭店楚墓竹簡》發表以來，歷史、哲學、文獻學等諸多領域的學者都參與到出土文獻的討論中，眾多刊物、網站發表的論文質量也是良莠不齊，有詳盡梳理令人信服的高見，也有讓人啼笑皆非的

①廖名春：《郭店楚墓竹簡〈成之聞之〉、〈唐虞之道〉篇與〈尚書〉》，《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②廖名春：《郭店楚簡〈緇衣〉引〈書〉考》，《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

③晁福林：《郭店楚簡〈緇衣〉與〈尚書·呂刑〉》，《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④虞萬里：《上博簡、郭店簡〈緇衣〉與傳本合校補正》（上），《史林》2002年第2期。

⑤虞萬里：《上博簡、郭店簡〈緇衣〉與傳本合校補正》（中），《史林》2003年第3期。

⑥虞萬里：《上博簡、郭店簡〈緇衣〉與傳本合校補正》（下），《史林》2004年第1期。

“考釋”。所以，本文沒有必要對所以字詞做窮盡式的匯釋。行文中，我們將對疑難字考釋過程中重要學者的文章和結論加以說明，一則確保文字釋讀的準確，以便復原出相關的《尚書》文字的真實文本；二則也展現文字從未識到已識的過程，“藉此昭示古文字學者的智慧（吳振武語）^①”。

本章按孔傳本《尚書》篇次編排，先輯錄楚簡文字，次覈以今本《尚書》，再次梳理關鍵文字的考釋，給出楚簡中相關文句較真實的文本。有些訛誤的地方，我們努力還原文獻傳抄中訛誤的過程，並對其文獻學、歷史學價值做一評價，最後用通行文字將楚簡中的《尚書》文字重新寫出，試譯成現代漢語。

^①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序，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尹誥

(一)

《尹昇（誥）》員（云）：“佳（惟）尹身（允）及湯咸又（有）一惠（德）。 ”

（郭店《緇衣》5）

《尹昇（誥）》員（云）：“佳（惟）尹身（允）及康（湯）咸又（有）一惠（德）。 ”

（上博《緇衣》3）

《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禮記·緇衣》）

佳（惟）尹既返（及）湯咸又（有）一惠（德）。 （清華簡《尹誥》）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尚書·咸有一德》）

《咸有一德》，或稱《尹誥》，不見於今文《尚書》，而見於東晉梅賾所獻《尚書》五十八篇之中。梅賾所獻《尚書》，學界一般稱之為《晚書》^①，為後世《五經正義》及《十三經注疏》所本，歷來影響極大。關於《晚書》之真偽，自宋代吳棫始，至今仍聚訟紛紜。我們將會在第六章中，從出土戰國文獻《尚書》文字的角度，對這一問題試作闡釋。

2011年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②即收有《尹誥》篇，和傳世文獻相較，除“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兩句相合外，其餘皆與《尚書·咸有一德》不同。清華簡《尹誥》篇說明云：“簡文與孔傳本《咸有一德》全然不同，東晉梅賾所獻的孔傳本確如宋以來的學者所考，系後世偽作。”^③關於清華簡《尹誥》我們還會在第五章詳細討論，這裡先對可以與《緇衣》及《尚書·咸有一德》對讀的異文進行梳理。

楚簡讀為“誥”之字，皆從“言”從“升”作。《郭店簡》釋文說：“昇，金文屢見，唐蘭釋作‘誥’。《汗簡》引《王子庶碑》‘誥’與古文形同。今本《緇衣》誤作《尹吉》。鄭注‘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

《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亡。’此篇所引《尹誥》文已為今本《尚書·咸有

① 梅賾獻給東晉元帝的《古文尚書》，晚於西漢孔壁《古文尚書》。清代學者一般將梅本《尚書》徑稱為《晚書》，如康乾時程廷祚有《晚書訂疑》。

② 以下或簡稱《清華簡》。

③ 《清華簡》第132頁。

一德》篇所採入。”^①其說甚是。

員，《郭店簡》釋文已指出，假借為“云”。

身，《郭店簡》作“𠂔”，《上博簡》作“𠂔”，二者顯系一字。《郭店簡》裘按云：“‘尹’下一字可能是‘允’之繁文。……‘惟尹允及湯咸有一德’，於義可通，似不讀‘惟’下二字為‘伊尹’。偽古文《尚書》‘尹’下一字作‘躬’也可能是訛字。後三六號簡亦有此字，今本正作‘允’。”^②傳世文獻中的“躬”當依裘錫圭先生說，為訛字。虞萬里認為“‘既’之為‘躬’，很可能是相似字形在簡牘殘泐模糊情況下造成的誤認和誤抄”^③則不確。“允”下本為“人”形，訛成“身”當屬音化現象。允，喻紐文部；身，書紐真部。喻、書二紐相近，真、文二部相通的例子也很多，所以兩種簡本的“允”可以从“身”聲^④。而今本的“躬”字，據李家浩先生研究，可同義換讀為“身”^⑤。由此可知，簡本的“身”與傳世本“躬”當屬音近通假的關係。

過去不少學者在文章中都主張楚簡中的“尹允”當讀為“伊尹”，而裘先生提出當“允及”連讀。“允”，語詞也。^⑥“允及”猶言“以及”。後來出版的《清華簡》此處異文正印證了裘說。讀“允”之字，《清華簡》作“既”，不管從字形還是字音看，此處讀為“伊尹”都絕無可能。“既”整理者訓為“已”。“惟尹既及湯”，即“惟尹已及湯”，句意與《郭店簡》、《上博簡》的“惟尹允及湯”相符合。

《上博簡》“康”可讀為“湯”。《上博四·曹沫之陳》“亦佳（唯）鬲（聞）夫壘（禹）、康（湯）、傑（桀）、受（紂）矣。”“康”亦讀為“湯”。此外，在淅川下寺楚墓中有自名“盞鼎”之器，劉彬徽認為：“‘盞’从‘康’得聲，‘康’、‘唐’、‘湯’等字古同音，‘盞’當為‘湯’的通假字，盞鼎即湯鼎。在信陽長台關 M1、江陵望山 M2、荊門包山 M2 的竹簡遺策中就直接寫作‘湯鼎’；在其他地區銅器銘文中也有發現，更是明證。”^⑦又如卜辭中商代先王“湯”寫作“唐”。“唐”、“康”皆從“庚”聲，自可通假。

① 《郭店楚墓竹簡》第 132 頁，註釋一四。

② 《郭店楚墓竹簡》第 132 頁，註釋一五。

③ 虞萬里：《清華簡〈尹誥〉“佳尹既返湯咸又一惠”解讀》，《史林》2011 年第 2 期。

④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第 88 頁，綫裝書局，2007 年。

⑤ 李家浩：《從戰國“忠信”印談古文字中的異讀現象》，《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 年第 2 期。

⑥ 參見王引之：《經傳釋詞》嶽麓書社，1984 年，第 19 頁。

⑦ 劉彬徽：《楚系青銅器研究》第 131 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下面討論一下“咸”字的含義。大陸學界一般按照舊疏，將“咸”訓為“皆”。“咸有一德”義為“都有純一的道德”似並無不妥。不過，島邦男、張秉權通過甲骨中祭日和“五示”世次的排比，認為卜辭中的“𠄎（咸）”指的就是“成湯”。後來蔡哲茂對此觀點進行了申論，他從字形上區分了甲骨卜辭中的“成”和“咸”，認定二者指的都是“成湯”，並將《尚書·酒誥》“自成湯咸至于帝乙”及《禮記·緇衣》“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兩句重新做了解讀。^①按照這樣理解，那麼此句就可斷為“惟尹允及湯咸，有一德”。據筆者目力所及，此說似未被大陸學界廣泛接受。我們反復繹讀此句，覺得從語氣上考慮，還是將“咸”訓為“皆”更為順暢些。至於“咸”亦為“成湯”名，此說值得研習《尚書》之學者重視，但我們對此也沒有更好的看法，姑錄於此，以備一說。

通過與出土戰國文獻的對比研讀，可以復原出該句較原始的版本：

惟尹既（或作“允”）及湯咸又有一德。

伊尹來到商湯這裡，君臣二人都有純一的品德。

（二）

尹念天之𡗗（敗）西邑𡗗（夏）。曰𡗗（夏）自𡗗（絕）元又民，亦佳𡗗眾。

（清華簡《尹誥》）

《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禮記·緇衣》）

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尚書·太甲上》）

《禮記·緇衣》鄭玄注云：“‘天’，當為‘先’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為‘敗’，‘邑’或為‘予’。”

楚簡“尹念天之𡗗西邑𡗗”可與“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對讀，鄭云“見




① 蔡哲茂：《論殷卜辭中的“𠄎”字為成湯之“成”——兼論“𠄎”、“𠄎”為咸字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1分，2006年3月。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0年7月22日。

或爲敗”，是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則非是。“念”從“今”聲，上古見母侵部；“躬”上古見母冬部。侵、冬二部關係密切，“念”、“躬”上古音近可通。《毛詩·谷風》“我躬不閱”，《禮記·表記》引作“我今不閱”可證。今本“見”可能是“貝”之訛字，若“貝”，則可讀為“敗”，與楚簡相合。

由是，我們可以將《緇衣》最初的引文還原為“惟尹躬天貝西邑夏”。由於“貝”先訛為“見”，為行文需要，在“見”下加一“於”字。遂致文義隱晦難解，故鄭玄不得不將“天”定為“先”之誤字而強解，終使全句變得面目全非。

《尚書·太甲上》“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應該就是這樣的訛誤過程。

《清華簡》“曰夏自絕汦又民，亦佳畢眾”義為“夏邦自絕于民，民眾也與他們的國君決裂。”而傳世文獻此處作“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文辭旨趣皆相去甚遠，應無關涉。馬楠^①認為“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應與《清華簡》對應，遂認定“周”為“害”之誤^②，而《清華簡》“簠”當從“弦”聲，讀為“害”；又將“終”讀為“眾”，於句首增“夏”字，句中補“其”字。據此，她將《緇衣》此句讀為“[夏]自害[割][其]有眾，相亦惟眾”，義為“天敗西邑之夏，夏自割害其眾，則其眾亦助成其敗。”并認為此句與《清華簡》“曰夏自絕（馬楠釋“弦”讀“害”）汦又民，亦佳畢眾”義同。其實，這種增字解經的做法是有很大風險

性的。“”字從“艸”從“弓”從“心”沒有問題，但右半邊中間應如何分析，很難判明。《清華簡》整理者認為是“絕”，則右半邊當與（絕，郭店簡《老子·甲》1）相類，而張新俊^③、蘇建洲^④等認為是“弦”，則將中間視為（弦，包山 192）”。我們還是傾向於整理者的意見，將此字讀為“絕”，於文意甚安。

又如將“相亦惟眾”解釋為“其眾亦助成其敗”也是很難令人信服的。應為從字面上看，很難看出哪一字有“敗”義。“相亦惟眾”只能解釋為“其民眾亦相助”，很顯然是不通順的。我們認為傳世文獻的“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應另有來源。馬楠將兩句通過增字、破讀等方法等同起來，實有拉郎配之嫌。

① 馬楠：《清華簡第一冊補釋》，《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② 關於“周”訛為“害”，詳參本文《君奭》第一則。

③ 張新俊觀點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附：〈尹至〉、〈尹誥〉、〈程寤〉釋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5日）一文下的評論，2011年1月7日。

④ 蘇建洲：《〈清華簡〉考釋四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9日。

通過與出土戰國文獻的對比研讀，可以復原出該句較原始的版本：

尹念天之敗西邑夏。

伊尹想到上天已經讓夏滅亡。

康誥

(一)

《康誥》員（云）：“敬明乃罰。”（郭店《緇衣》28-29）

《康誥》員（云）：“敬明乃罰。”（上博《緇衣》15）

《康誥》曰：“敬明乃罰。”（《禮記·緇衣》）

敬明乃罰（《尚書·康誥》）

此句楚簡本，今本《禮記·緇衣》、《尚書·康誥》文字全部相同。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禮記·大學》引作新民，《緇衣》引敬明乃罰”。^①按，《大學》原文作：“《康誥》曰：‘作新民。’”指的是《康誥》“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一句，與“敬明乃罰”句無涉。皮說此處似有誤。

本句義為“認真通曉你的刑罰。”

(二)

《康誥》曰：“不還大暋（夏），文王受（作）罰，型（刑）茲（茲）亡惡（赦）”（郭店《成之聞之》38-39）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

（《尚書·康誥》）

“還”今本《尚書》作“率”。《爾雅·釋言》：“還、復，返也。”“還”、“率”當屬義近通用。

“暋”，不少學者都認為是“夏”字。^②（其中以何琳儀對此形的論述最為精當，他說：“‘夏’原篆作𠂔，與戰國文字習見形體𠂔相較，略有省簡而已。這類省‘止’之‘夏’，亦見於包山簡 224、隨縣簡 165 等，均為姓氏。”）不過何先生據此進一步認為“大夏”即詩經“《大雅》，今本‘夏’訛作‘夏’，疏引《爾雅·釋詁》訓‘常’，已非《書》之原意”則稍顯理據不足。

“夏”究竟讀為何字，我們還是要從《成之聞之》對此句的說解中尋求答案。

①皮錫瑞撰，盛冬玲、陳抗點校：《今文尚書考證》，第313頁。

②廖名春：《郭店楚墓竹簡〈成之聞之〉、〈唐虞之道〉篇與〈尚書〉》（《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3期；何琳儀：《郭店竹簡選釋》，《文物研究》12輯，1999年；又《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又收入《新出楚簡文字考》，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簡文在這句話後面接著說道“此言也，言不^𠄎大常者，文王之刑莫重焉。是故君子慎六位以祀天常。”（採用寬式隸定）“^𠄎”字暫無定論，徐在國、黃德寬二先生釋為“脆”^①；顏世鉉、白于藍讀為“奉”^②；李學勤讀為“敦”，訓為“勉”^③；廖名春、孟蓬生認為是“霸”之異體^④；李零讀為“逆”^⑤；陳偉讀為“溯”^⑥。雖然此字相當於後世何字，現在還無法確知，不過，這句話的意思還是比較清楚的。說的是“如果不違逆大常，文王的刑罰就不會重，所以君子要謹慎的對待六位（君、臣、父、子、夫、婦），用他來祭祀天的大常。”縱覽《成之聞之》，通篇都在強調要敬順天常，治理人倫教化，所以曾有學者將篇題擬為《天常》、《天降大常》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句孔安國傳“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孔傳亦提及“大常”，與楚簡題旨相合。由是觀之，郭店簡此處的“𠄎”還是應按照今本《尚書》讀為“戛”，訓為“常”為安。

“𠄎”從“與”聲，古音喻紐魚部，此處讀為“赦”。“赦”從“亦”聲，古音為書紐鐸部，二字上古音近可通。如古文字資料中習見的“平夜”即讀為“平與”，已是學界共識。

下面我們談談這句話的句序問題。

《十三經注疏》此句斷為“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蔡沈《書集傳》、曾運乾《尚書正讀》^⑦、楊筠如《尚書覈詁》^⑧、周秉鈞《尚書易解》^⑨等均從之。惟有孫星衍據兩漢引文對此提出異義^⑩。他說：“或以‘乃其速由’下屬‘文王作罰’為句，按之《後漢書·王符傳》，不然也。……《後漢書·王符傳》：‘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悔奸軌者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風俗通·皇霸篇》、《潛夫論·述赦篇》引同《後漢書》，則知

①徐在國、黃德寬：《郭店楚簡文字考釋》，《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

②顏世鉉：《郭店楚簡淺釋》，《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學生書局，1999年1月；白于藍：《郭店楚簡補釋》，《江漢考古》，2001年第2期。

③李學勤：《試說郭店簡〈成之聞之〉兩章》，《煙台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

④廖名春：《郭店楚墓竹簡〈成之聞之〉、〈唐虞之道〉篇與〈尚書〉》，《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3期；孟蓬生：《上博簡〈緇衣〉三解》，《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3月。

⑤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1999年。

⑥陳偉：《郭店竹書別釋》第138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⑦曾運乾：《尚書正讀》，中華書局，1964年。

⑧楊筠如：《尚書覈詁》，陝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

⑨周秉鈞：《尚書易解》，嶽麓書社1984年版。

⑩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中華書局，第368頁。

‘乃其速由’不相屬也。”現在看來，孫說無疑是正確的。兩漢引文斷句與楚簡相合，絕非偶然。從邏輯上看，“不率大夏”是“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的前提，理應居前作。此處的句序，簡本優於今本。今本此句在傳抄過程中疑有錯簡。

不還大夏，文王作罰，刑茲亡赦。

義為：不遵循大常之道，文王制定了刑罰，刑罰這些亂大常的人，不得赦免。

君奭

(一)









《君奭》員（云）：“昔才（在）上帝，戡（割）紳（申）殪（觀）文王惠（德），其集大命于卬（厥）身。”（郭店《緇衣》36-37）

《君奭》員（云）：“□□□□□□□□□□集大命于氏（是）身。”（上博《緇衣》18-19）

《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禮記·緇衣》）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尚書·君奭》）

上博簡此條殘，唯剩最後一小句。兩簡相較，只有郭店簡作“卬”之字上博簡寫作“氏”一處不同。楚文字中“卬”作（郭店《緇衣》37）、（上博《緇衣》11）、（上博《用曰》6）、（上博《用曰》11）；“氏”作（郭店《緇衣》3）、（上博《孔子詩論》27）、（上博《緇衣》19）、（上博《季庚子問於孔子》3）。二形輪廓近似。上博簡“氏”可能是“卬”形的誤寫，不過巧合的是，即使誤為“氏”，如將之讀為“是”，文意亦通。

今本《尚書·君奭》作“在昔上帝”，與《禮記·緇衣》所引不同。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說：“今本‘在昔’，宋本‘昔在’，疏云：‘往昔之時在上天，則宜從‘昔在’。”現在我們看到戰國楚簡所引也作“昔在上帝”，與段氏的判斷若合符節。

在討論中間一小句的釋讀之前，讓我們先回顧下漢唐舊注的說法。《禮記·緇衣》鄭玄注云：








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

孔穎達疏：

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者，以伏生所傳，歐陽、

夏侯所注者為今文《尚書》，以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即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字古文為“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古文為“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王”《尚書》為“寧王”，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者”，謂今文《尚書》讀此“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也，云“三者皆異，古文近似者”三者謂此《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讀者，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周田”為“割申”，其字近于義理，故云“古文近似之”。

由是可以知曉：此句在漢代，古文《尚書》作“割申勸寧王之德”，今文《尚書》作“厥亂勸寧王之德”。

《禮記·緇衣》中“周田”無義可說，歷來注家皆認為是誤字，現在有郭店竹簡的對比，“周田”為誤字說已成不刊之論。“周田”當是“害申”之訛。楚文字中，“害”作（郭店《老子》甲4）、（郭店《成之聞之》22）、（郭店《老子》丙4）等形，與“周”迥異。而秦系文字中，“害”作（師害簋）、（《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161）、（《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1）、（《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前100下）等形，與“周”字就十分形似了。對於“田”與“申”，我們也曾試圖用形近相訛解釋，不過，反復思考後，覺得還是音近通假的可能最大。“田”定紐真部，“申”書紐真部。古“田”、“陳”常相通假，而“陳”《說文》古文正從“申”聲。

再說今文《尚書》的“厥亂”。“厥”、“害”二字形義無涉，漢代今文《尚書》作“厥”只能從音近通假角度闡釋。“厥”上古見紐月部；“害”上古匣紐月部。二字上古韻母相同，聲母都是舌根音，讀音是很近的。見、匣二母上古多有互通之例，具體可參看王禮賢《見匣二母古通說》一文。^①

漢代今文《尚書》中的“亂”字較怪，裘錫圭疑此字本作“𪔐”，傳《尚書》之今博士則誤以半之“𪔐”為聲旁而讀為“亂”。^②我們知道，今文《尚書》傳自漢初伏生，最早就是由當時通行的漢隸書寫的。“𪔐”見於先秦古文，為“紳”

①王禮賢：《見匣二母古通說》，《醫古文知識》，1994年第1期。

②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注10，《古文字論集》第383頁，中華書局，1992年。

之初文。^①但到了漢代，基本都使用“紳”這個後起字替代“𦍋”形。所以裘先生認為“誤以‘𦍋’半之‘𦍋’為聲旁而讀為‘亂’”是有道理的，但其時應在秦火之前，而不大可能是由於漢初的博士誤讀。進一步說，伏生向晁錯傳授的《尚書》版本，應該就已經錯寫為“厥亂”了。

贍、觀、勸皆從“𦍋”聲，上古相通自無問題。從文意看，此處皆讀為“觀”。

今本《尚書》中的“寧王”，早在清末即有學者根據金石資料考證出當是“文王”之訛。^②文王，就是周文王。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說：“傳是樓所藏宋本《禮記》，岳珂所謂舊監本也。作‘厥亂勸寧王德’，無‘之’字。”今郭店簡此處確無“之”字，合于宋本《禮記》。看來，今本衍文“之”字出現的時間應是比較晚的。

《禮記·緇衣》和《尚書·君奭》中的“躬”，都應依簡本讀為“身”。古“躬”有“身”音，屬於古文字中的異讀現象。如在傳世文獻里，《詩·大雅·文王》“命之不易，无遏尔躬”、《楚辭·大招》“魂乎無南，蜮傷躬只”中的“躬”也都應讀為“身”。^③

梳理完了異文，我們再來看看這句話的理解。今本與此句相關之部份原文如下：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鄭玄注：“‘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馮勝君認為鄭注不可信，他說：“不僅‘蓋’字在早期文獻中未見用作句首語氣詞的，就是解‘申勸’為申導勸勉也與上下文義不符。”基於此，他將此句重新斷句為：“昔才（在）上帝戡（格），緇（紳）觀文王惠（德）。”意思是說“往昔上帝降臨，反復考察文王的德行”，所以下文說“其集大令（命）于𦍋（厥）身”。^④

按，馮說將戡讀為格，訓為到來義，作為上帝的謂語。若僅看“在昔上帝，

① 裘錫圭、李家浩：《談曾侯乙墓鐘銘文中的幾個字》，收入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

② 詳見裘錫圭：《談談清末學者利用金文校勘〈尚書〉的一個重要發現》，《古籍整理與研究》，1988年第4期。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

③ 參看李家浩：《從戰國“忠信”印談古文字中的異讀現象》，《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期。

④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第168、169頁，綏安書局，2007年。

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一句，馮說是非常完滿的。但按照這樣理解，下文“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便顯得有些突兀，文義上也難與前文連貫。從語氣上看，“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應該是一個答句。所以我們還是傾向于按舊說將“昔在上帝”一句，作為疑問句理解。屈萬里云：“割、害古通”；又“申，《爾雅·釋詁》：‘重也’。”^①害，可讀為“曷”，訓為“何”。

通過以上討論，郭店簡這句話可以重新寫作：

昔在上帝，曷申觀文王德，其集大命于厥身？

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爲了印證上面的看法，我們將與之有關的下文也翻譯出來。）

過去上帝爲什麼要反復觀察文王的品德，之後才集天命降臨在他的身上？是因為文王能夠把有夏諸部落部族團結起來，^②更因為文王有像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這樣的大臣啊。

（二）

《君奭》曰：“唯𠄎（冒）不（丕）𠄎（單）再（稱）惠（德）”

（郭店《成之聞之》22）

惟冒丕單稱德。

（《尚書·君奭》）

𠄎，釋法甚多，但讀為“冒”應該是可以肯定的。具體有如釋“鳥”^③、釋“旒”^④、釋“彪”^⑤、釋“𠄎”^⑥、釋“旄”^⑦等。此形究竟相當於後世何字，尚難定論。不過從字形、通假關係等角度考慮，我們更傾向于釋“𠄎”說。關於

① 屈萬里：《尚書集釋》，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第208頁，1983年。

②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一句的翻譯，我們參考了劉起鈞的意見，參看《尚書校釋譯論》第1576頁，中華書局，2005年。

③ 周鳳五：《郭店楚簡識字割記》，《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學生書局，1999年1月。

④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1999年。

⑤ 何琳儀：《郭店竹簡選釋》，《文物研究》，第12輯，黃山書社，1999年。又《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又收入《新出楚簡文字考》，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

⑥ 湯余惠、吳良寶：《郭店楚簡文字零拾（四則）》，《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第14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⑦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第165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

“𠂔”的構型，林漢教授曾有詳論，可參看《說飄風》一文^①。𠂔，滂紐宵部；冒，明紐幽部。滂、明均為重唇音，宵、幽二部陰聲旁轉，二字音近可通^②。

𠂔，裘按，在古文中即“單”字繁文。可從。德，《說文》：“从彳 𠂔聲”。德，楚地簡帛多做“𠂔”形，從“直”聲。德，職紐端部，直，職紐章部。二字上古音極近，《尚書·益稷》“其弼直”，《史記·夏本紀》引作“其輔德”。

對於此舉的句讀，過去學界大都將“惟冒”歸上句，斷作“惟茲四人昭武王為冒，丕單稱德。”如蔡沈《書集傳》、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曾運乾《尚書正讀》、楊筠如《尚書覈詁》、周秉鈞《尚書易解》等。唯有《十三經注疏》本此句的斷句與楚簡同。看來此處還是《尚書正義》的理解更符合古人的原意。

惟冒丕單稱德，義為“盡力地去稱頌（武王）的品德。”

（三）

《君奭》曰：“壤（襄）我二人，毋又（有）倉（合）才（在）音。”

（郭店《成之聞之》29）

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

（《尚書·君奭》）

在梳理文字之前，我們先談談這句話的句讀問題。今本《尚書·君奭》相關的一段話原是這樣標點的：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

《尚書正義》解釋說：

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

可見，古人在“合哉”和“言”之間斷開，而且也是這樣理解的。現在郭店簡出來，就不得不讓我們重新思考這句話的句讀了。廖名春在《郭店楚墓竹簡〈成

① 林漢：《說飄風》，《林漢學術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

② 湯余惠、吳良寶：《郭店楚簡文字零拾（四則）》，《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之聞之)、〈唐虞之道〉篇與〈尚書〉》^①一文中認為：“應按郭店簡，將《尚書·君奭》中的‘言’歸上讀”。按，此說正確。但他認為“言”是語氣助詞，則不妥。

“汝”古文應作“女”，和“毋”這一時期的古文形似。依照簡文，《君奭》語“襄”可讀為“曩”，“毋”通作“無”^②。“才”，原釋文裘按說“似當讀為‘在’”可從，今本作“哉”，應該是西漢人把先秦古文轉換成西漢今文時對古文誤讀造成的。^③郭店本“音”，今本作“言”，原釋文裘按說“音，或是言之誤”是正確的。有學者主張按郭店簡把“音”讀為“意”^④，則沒有必要。按，古文字中音、言二字形近，區別僅是下部口中是否有一橫劃，故常相訛混。正基於此于省吾先生曾將《詩經》中八處“德音”改為“德言”，而使文意豁然開朗，是學術史上利用古文字知識新證傳世典籍的一個佳例。^⑤合在言，就是指在言論上相一致。

現在，我們根據先前的討論，將本節開頭稱引的那段《尚書·君奭》的文字重新寫在下面：

予惟曰：“曩我二人，無有合在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

義為：我這樣說：“過去我們兩個人，沒有相合的言語！”又說：“我們兩個人，天降的休美越來越多，可是我們兩個人（因為不合）卻不能勝任。”

根據楚簡重新斷句後的解讀，比起舊注來，無疑順暢了很多。而且也與《尚書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這一主旨密合無間。可以說，本句是利用出土文獻校正傳世典籍訛誤的一條重要例證。

① 廖名春：《郭店楚墓竹簡〈成之聞之〉、〈唐虞之道〉篇與〈尚書〉》，《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② 李學勤：《郭店簡“君子貴誠之”試解》，《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1期。又收入《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華東師範大學，2005年。

③ 單育辰：《楚地戰國簡帛與傳世文獻對讀之研究》第198頁，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6月。指導教師：吳振武教授。

④ 李銳：《〈君奭〉“曩我二人汝有合戢言”解》，《史學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⑤ 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澤螺居楚辭新證》，中華書局，2003年，第131-132頁。

君陳

(一)

《君迪（陳）》員（云）：“未見聖，如丌（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迪聖。”

（郭店《緇衣》19）

《君縵》員（云）：“未見𠄎（聖），女（如）丌_二（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𠄎（由）𠄎（聖）。”

（上博《緇衣》10-11）

《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禮記·緇衣》）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尚書·君陳》）

陳，楚文字多從“重”聲。如𠄎（《包山·文書》7）、𠄎（《包山·文書》84）、𠄎（《上博七·凡物流形》甲24）等。楚簡《君陳》之“陳”作：𠄎（《上博·緇衣》10）、𠄎（《上博·緇衣》20）、𠄎（《郭店·緇衣》19）、𠄎（《郭店·緇衣》39）。都從“申”聲，合于《說文》古文𠄎（從阜，申聲）。上揭四形唯《上博·緇衣》10號簡作“𠄎”從糸從止，相較于其他幾個“迪”字，我們懷疑“糸、止”當是“𠄎”形訛寫。

楚文字中“𠄎”，下部爲立“人”，是“視”字，與“見”字作𠄎者有別^①。

裘錫圭認為“𠄎”，為‘視’的表義初文，楚國使用‘視’字表意初文的時間拖得比較晚。不過郭店楚簡中也出現了少量下部人形作直立形的，與‘視’字表意初文無別的‘見’字，如《五行》篇第23、29等號簡的‘見’字（原注：見《郭店楚墓竹簡》32、33頁）。可見在當時的楚國，‘視’字表意初文的地位已經開始動搖了。”^②按，裘說甚確。在上博竹書中，《緇衣》篇中的“見”字全用“𠄎”

① 參看《郭店楚墓竹簡》第114頁注六。

②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見與視》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

形表示，而“視”字則用“𠄎”（上博《緇衣》1）形來表示，這可能代表的是齊系文字的用字習慣^①。

𠄎，從口從耳會意，即“聽”字。聽、聖二字古通，如《尚書·無逸》“此厥不聽”，漢石經作“聽”作“聖”。^②聽、聖同源，故楚文字二字往往混用不別。上博《緇衣》女（如）下本漏抄“丌（其）”，後以小字補在右下，加=以示校補脫文^③。鄭澐智贊成其說，并舉書證說明在漢代，竹書在抄寫後就有校對的制度^④。程鵬萬認為由於“‘女’和‘丌’字挨得很近，抄寫者爲了避免將此二字誤認為一字，特地在‘丌’下加上合文符號。”^⑤按照林素清的說法，古文字中=就有如下用法了：借筆、合文、重文、校補脫文等。我們認為將=視為脫文符號是可信的，但是否一定是抄寫後校對時所加，尚難定論。

與今本“由”對應之字作“𠄎”形。原釋文隸定為“貴”，恰巧同簡即有“貴”字，作“𠄎”形，二者相較，顯非一字。上博《緇衣》公佈不久，旋即有學者^⑥撰文指出，此字構形當分析為從“目”，“由”聲，釋為“冑”。按，釋“冑”是正確的，上博簡“冑”與郭店簡“迪”都從“由”聲，在句中應按今本讀為“由”。

另，簡本“如”今本作“若”；簡本“弗”今本作“不克”，用字雖異，然旨趣實同。

以上我們分析了文字上的差別，下面談談詞句上的不同。今本《尚書》相關的一段話如下：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

①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第79頁，綏裝書局，2007年。

②徐在國、黃德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性情論〉釋文補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2期。收入《新出楚簡文字考》，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

③林素清：《利用出土戰國楚竹書資料檢討〈尚書〉異文及相關問題》，《龍宇純先生七秩晉五壽慶論文集》，台灣學生書局，2002年。

④鄭澐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研究》第111頁，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年。

⑤程鵬萬：《簡牘帛書格式研究》第81頁，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6月。指導老師：吳振武教授。

⑥較早指出的如徐在國、黃德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性情論〉釋文補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2期。收入《新出楚簡文字考》，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劉釗《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劉記》，《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白于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釋注商榷》，《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

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度，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後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後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很顯然，這是成王訓誡君陳的一段話。“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翻譯成現代漢語即：人們沒有看到聖道，好像自己不能看到，已經見到聖道，又不能遵循聖道。今本《禮記·緇衣》與之意義相仿，只是首句少了“凡人”二字，“若不克見”作“若己弗克見”，皆無關宏旨。關鍵問題在於簡本的後半句作“我既見，我弗由聖”，主語是“我”，如果置換到今本《尚書》中，所指即成王，那麼這句話就特指的是成王，而不是過去所理解的普通民眾。廖名春說此句“反映的當是戰國中期以前人所見到《尚書·君陳》原貌……說明‘晚書’《君陳》並非戰國中期以前人所見之《尚書·君陳》之舊”是有道理的。他據此認為“如稱‘我’，不但與稱‘人’矛盾，而且下文‘爾其戒哉’，也難以解釋。楚簡所引，不稱‘人’，而稱‘我’，顯然不能置之於‘晚書’《君陳》中……它與‘晚書’《君陳》的上下文不合。”^①我們反復繹讀此句，覺得將之置於今本《尚書》中，也並非與上下文矛盾不合，難以理解。此句是成王用自身的例子，來訓誡君陳：“人們沒見到聖道，好像不能見到了，我已經見到了，可是卻不能遵行聖道，君陳你要慎戒啊。”此處的聖道指的就是成王通篇反復說明的“周公之猷訓”。《尚書序》說：“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君陳即將去成周監理殷遺民，成王用周公之訓告誡君陳，話語間提及自身，也合於情理。

以上是我們的一點揣測。《君陳》為古文《尚書》。從文義看，《君陳》與《緇衣》所引大致相仿，而與楚簡本不同，這多少露出了古文《尚書》為後世偽造的馬腳。

①廖名春：《郭店楚簡〈緇衣〉引〈書〉考》，《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一期。

未見聖，如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由聖。

義為：沒有見到聖道，好像不能看到了，我已經看到了，可是卻不能遵行聖道。

(二)

《君迪（陳）》員（云）：“出內（入）自爾（爾）帀（師），于庶言同。”

（郭店《緇衣》39-40）

《君迪（陳）》員（云）：“出內（入）自爾（爾）帀（師），孚（于）庶言同。”

（上博《緇衣》19-20）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禮記·緇衣》）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尚書·君陳》）

楚文字中“入”均用“內”表示。爾，《說文》：“从門从殳，其孔殳，余聲。”不過從早期金文“爾”字的寫法看，《說文》的分析並不可信。“爾”應是一個獨體字。何琳儀認為：戰國文字中“爾”簡省作“尔”當屬於“復筆簡化”。^①“師”，簡省作“帀”是“刪減音符”。按，何說可信。

今本作“虞”之字，郭店簡作“于”，上博簡作“孚”，二字皆從“于”聲。于，匣紐魚部；虞，疑母魚部。上古從“于”之字與“虞”音近可通。《易·中孚·初九》：“虞吉，有它不燕。”漢帛書本“虞”即作“𠂔”。《爾雅·釋言》：“虞，度也。”張富海認為此處“孚”、“虞”都讀為“于”訓為“與”，可從。具體說明詳見下文。

今本《尚書》此句後有“則繹”二字，當是“出入自爾師，于庶言同”的結果。

最後談談本條的句讀問題。按照過去的理解，本句都是在“虞”下斷開。如今本《尚書·君陳》作“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郭店簡和上博簡的整理者也是据此標點的。但張富海根據楚簡此處的用字情況，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說：

^①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第204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

今本引《書》作“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古文《尚書》同。鄭注：“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汝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按，古書中“虞”有料度、戒備、憂患等義，所謂“虞，度也”之“度”本該是料度之義，但放在此句中顯然講不通，故鄭氏大概是把“虞”理解為謀的，所以說“謀度”。然而“虞”并無謀義，可見今本之“虞”是有問題的。簡文與“虞”相當之字作“于”，上海博物館藏《緇衣》作“𡗗”都不必從今本讀。“于庶言同”，意即“與庶言同”。《經傳釋詞》：“于，猶越也。”“越”有與義，《尚書》多見。此義金文多作“𡗗”。上海博物館藏《緇衣》之作“𡗗”，則與金文同。“𡗗”字在中山王器銘文中用為“越人”之“越”，故“𡗗”當能直接讀為《尚書》之“越”。^①按，張說正確可從。

出入自爾師，于庶言同（，則繹）。義為：發佈政令要來自眾人的考慮，與大家意見一致（那樣才推而廣之）。

本條是利用出土文獻訂正古書句讀的一個佳例。

①張富海：《郭店楚簡〈緇衣〉篇研究》第29頁，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指導老師：沈培教授。

君牙

(一)

《君𩇑(牙)》員(云):“日𩇑(暑)雨,少(小)民佳(惟)日悃(怨)。晉冬旨(耆)滄(寒),少(小)民亦佳(惟)日悃(怨)。”

(郭店《緇衣》9-10)

《君𩇑(牙)》員(云):“日𩇑(暑)雨,少(小)民佳(惟)日宛(怨)。晉冬耆寒,少(小)民亦佳(惟)日宛(怨)。”

(上博《緇衣》6)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禮記·緇衣》)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尚書·君牙》)

《君牙》不見於今文尚書,是《晚書》中的一篇。

《君牙》之“牙”,《禮記·緇衣》作“雅”。鄭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可見,在漢代鄭玄見到的《書序》也是寫作“牙”的。《說文》:“𩇑,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𩇑,古文牙。”𩇑,上從牙,下所從即古文“齒”。“牙”字最早出現於西周中期的青銅器銘文中,像上下齒咬合之形,戰國時,“牙”常讀為“與”,故表示牙齒之“牙”下益齒形,作𩇑、𩇑之形,以名本義。

楚簡引《書》皆用“牙”而與《禮記》作“雅”有別,可見今本《尚書》篇名《君牙》確有淵源。

“暑”字的釋讀


《郭店》用為“暑”之字,作𩇑。原釋文隸定為“俗”,讀作“溶”,並將“溶雨”訓為“雨盛”。從字形、傳世文獻對讀角度考慮,這一釋法顯然是錯誤的。最早的正确解讀出現在徐在國、黃德寬二先生的《郭店楚簡文字考釋》一文中。他們根據信陽、包山楚簡中的“几”字^①,將此字隸作“𩇑”,釋為“處”,讀為“暑”。這一釋法與傳世文獻相關文字密和無間。稍後,袁國華^②、李家浩^③

①“几”字最早由李家浩釋出,見《包山二六六號簡所記木器研究》,《國學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又收入《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袁國華:《郭店楚簡文字考釋十一則》,《中國文字》新廿四期,藝文印書館,1998年。

③李家浩:《讀〈郭店楚墓竹簡〉瑣議》,《中國哲學》第20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

相繼撰文指出此字當隸定為𠂔，讀為“暑”。

上博簡對應之字作，與郭店簡相關字形比較，只是右邊的兩個偏旁上下易位，二者顯系一字。原書隸定為俱，是錯誤的。

關於“𠂔”字，有學者認為即是楚“暑”字之異構，而不是“處”音近讀為“暑”。如史傑鵬《儀禮今古文差異例釋》^①、劉信芳《郭店簡〈緇衣〉解詁》^②、白于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釋注商榷》^③等。徐在國、黃德寬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性情論釋文補正》^④中對他們之前的釋讀做了一些修正，也認為是“暑”的異體。有意思的是李零的看法，在1999年面世的《郭店楚簡校讀記》^⑤中，李先生提出“𠂔”是楚“暑”字，不過這一觀點在該書的增訂本^⑥中發生了改變：認為是“處”之異構，借讀為“暑”。

之所以有不一樣的看法，關鍵在於對字形的分析。認為是“暑”字異構的學者分析該字為從“日”，“𠂔”聲，與從“日”“者”聲的“暑”（）相較，只是聲符不同。如果僅從字形和該字使用的文獻環境來看，這一釋法是很有道理的。不過，楚文字中𠂔字習見，𠂔的用法大都與“几”同^⑦，如包山 260 號楚簡有“𠂔（憑）几”，266 號楚簡有“房𠂔”，𠂔、几顯然指的是同一類器物，只是由於書手不同，而造成文字使用的差異。以文字學角度解釋，𠂔當是“几”贅加“日”形的繁構。^⑧可能有人會有這樣的疑慮：上博簡中的字，“日”在“几”上，而楚文字單字中並沒有這樣繁構的“几”字，這似乎是該字應分析為從日𠂔聲的證據。我們認為這種在合體字中作為偏旁的“𠂔”形只是書寫時上下易位而已，是戰國文字常見的異構方式，與單獨使用的“𠂔”字沒有關係。一個獨立使用的古文字形體，和其在複合構型中充當偏旁的形體，是不能等量齊觀的。

①史傑鵬：《儀禮今古文差異例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9年第3期。

②劉信芳：《郭店簡〈緇衣〉解詁》，《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③白于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釋注商榷》，《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

④徐在國、黃德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性情論釋文補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2期。收入《新出楚簡文字考》，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

⑤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1999年。


⑥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⑦楚簡中有一類“𠂔”，用為“期”，李家浩先生曾有論述。參見李家浩：《包山二六六號簡所記木器研究》，《國學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⑧參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江蘇教育出版社，第218頁，2003年。

從上揭楚地用字習慣看，我們還是傾向於把“厓”與“暑”看作是音近相假的關係。

晉冬耆寒

冬字原篆作：。《上博簡》釋文隸定為“耆”，是不準確的。是字從日終聲，就是冬字。^①

簡本皆作“晉冬”，今本《緇衣》作“資冬”，今本《尚書》只作“冬”。出土文獻材料中有“資”與從“晉”之字相通例。《周易·旅》九四：“得其資斧”，《馬王堆帛書〈易經〉》作“潛斧”。可證簡本“晉”與今本“資”確可通假。關於這個字，我們還要在下面詳細討論，這裡就不多說了。

耆，郭店簡作“旨”，劉釗指出：“旨”讀為“耆”，古“耆”從“旨”得聲。“耆”字中之“匕”兩用，既用為“老”字下部，又用為“旨”字上部。

“耆”又通“祈”。^②又郭店簡釋文裘按：“祈寒”猶言極寒、嚴寒。正確可從。

“倉”、“寒”關係的解釋

郭店簡讀為“寒”之字作“𡿨”，《上博簡》作“𡿨”。細審字形，二者顯然不同。如果與楚文字的“倉”比較：



《新蔡·甲三》331



《包山文書》181

可以看出，郭店簡的那個字與之並無太大差別。所以《郭店簡》釋文說：“倉，讀作滄，《說文》‘寒也’。”可見整理者是把此倉（滄）、寒二字作為同義互換的異文看待的。劉釗的意見與之類似，唯一不同的是，他將此字隸定為滄，讀為滄，應該是將字形最下面波磔的筆劃視為水旁了。

但如果我們把視野擴大到整個楚地簡帛，就會發現，事實並非這麼簡單。同樣的字形還出現在以下各句中：



是以城（成）倉然（熱）。

《郭店·太一生水》3

①較早指出的有徐在國、黃德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性情論〉釋文補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2期。收入《新出楚簡文字考》，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白于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釋注商榷》，《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

②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第55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倉然（熱）複相輔也。

《郭店·太一生水》3

倉然（熱）之所生也。

《郭店·太一生水》4

倉然（熱）者

《郭店·太一生水》4

燥勝蒼，靜勝然（熱），清淨為天下定。 《郭店·老子乙》15

今本《老子》作：“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為天下正。”

（唇）亡齒倉

《上博六·用曰》3》

不難發現簡文中的“倉”或“蒼”大多與“熱”對舉。更為重要的是，《老子》是押韻的，如果將此字視作“倉”，那麼與元部字的“然”便很難相協。而《上博六·用曰》的辭例更可與成語“唇亡齒寒”對讀。

李零首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楚文字“倉”、“寒”字形相近，疑屬形近混用，並將相關的“倉”字一律改為“寒”。^①不久，裘錫圭在《談談上博簡和郭店簡的錯別字》一文中肯定了李零的釋讀，並認為這種寫法是“寒”字的誤摹。^②後來，馮勝君又從異文、韻文、表述習慣等角度對“倉”、“寒”的關係進行了詳盡的梳理。除了肯定李零的意見是有道理的之外，馮先生對這兩個字的關係還提出了另兩種可能的解釋：義同換讀或當時楚方言的反應。^③

通過上述古文字學者的研究可以看出，楚地文獻中“倉”和“寒”確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上文涉及到的幾個例子，如果把“倉”讀為“寒”，應該是最好的一種讀法。

下面，我們對“義同換讀”和“形近混用（或誤摹）”兩種解釋做一檢討。

“義同換讀”最早由沈兼士正式提出：“漢人注音，不僅言同音通用，且以

①李零最早在《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發表的《郭店楚簡校讀記》裏面將該字徑釋為“寒”，但沒有給出解釋。我們猜想當時李先生可能就是把這個字形認作“寒”的。後來在《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李先生對此進行了補充說明。

②裘錫圭：《談談上博簡和郭店簡的錯別字》，《華學》第6輯，紫雲閣出版社，2003年。又收入《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③參見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第110—115頁，綏寧書局，2007年。

明異音同用，非如後世反切之但讀音而已。通用者，義異而音通，即假借之一種，人習知之；同用者，辭異而義同，音雖各別，亦可換讀。”^①

楊軍教授對經籍中的“義同換讀”現象曾進行過系統考察^②，最後總結出五點結論。我們把其中與本文討論有關的三條摘抄出來：

1. “義同換讀”在 A、B 兩字之間，必有相同義項而不必聲韻相近。
2. “義同換讀”不是文字上的音近通假而是詞的替代。
3. “義同換讀”的產生，最早應該與經籍異文有關，因為義同可以換用，故有換讀。

可以看出，兩個字首先必須有相同義項，才有可能“義同換讀”。單育辰檢索了先秦典籍中“滄”字的用法，除了《逸周書·周祝》、《荀子·正名》有兩例與“熱”對舉的“滄”外^③，其實並沒有和“寒”義等同的“滄”。^④換句話說，傳世先秦典籍中那些訓為“寒”義的“滄”，很可能本來就是“寒”字。

綜之，如果上述討論不誤，那麼“寒”、“倉”二字屬於“義同換讀”關係的可能性就基本不存在了。

再說“形近混用”。

目前楚文字確定無疑的“寒”字很少，《上博一·緇衣》中對應字形即是其中之一。為便於討論，我們把有關的兩個形體都列出來：



《上博一·緇衣》



《郭店·緇衣》

很明顯，二者的差距很大，如果直接說形近訛混，是不太可能的。

此外《上博三·周易》也有一個字形：



寒淥（泉）飢（食）

《上博三·周易 45》

因可與今本《周易》對讀，且與“𡗗”形有別。所以，這個“寒”字應該也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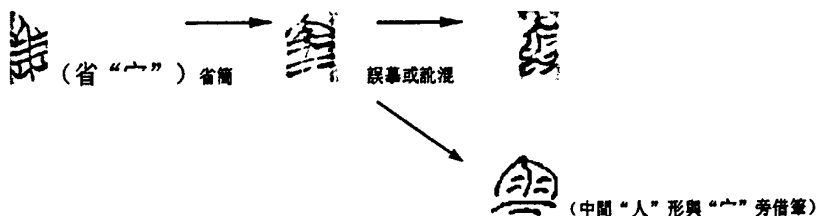
①沈兼士：《漢魏注音中義同換讀例發凡》，《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第311頁，中華書局，1986年。

②楊軍：《“義同換讀”的產生與消亡》，《漢語史學報》（第二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

③這兩個“滄”，馮勝君認為就是“寒”字，後人不察，誤按本字讀。見《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第11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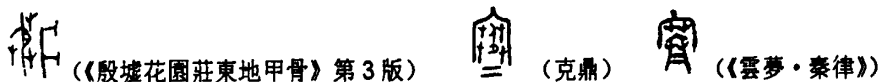
④參看單育辰：《楚地戰國簡帛與傳世文獻對讀之研究》第164頁，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6月。指導教師：吳振武教授。

有疑義。此外，《楚帛書》有𡗗字，也是訓為“寒冷”義的。^①對比《上博三·周易》45 與《郭店·緇衣》10 的相關字形，二者確實很相像，存在形近訛混的可能。如是，綜合諸家的看法，我們可以梳理出楚文字幾種“寒”字形體的關係：



應該說，認為兩字關係是形近相混或誤摹的觀點是很巧妙的。它輕鬆地迴避了很多難以說清的問題。但縱觀古文字中“寒”的所有形體，這一說法也不是沒有問題。

甲骨文中的“寒”字由黃天樹釋出^②。西周金文以及秦文字中也有“寒”字：



《說文》：𡗗，凍也。从人在宀下，以𡗗薦覆之，下有欠。可以看出，以上諸形最明顯的就是人形的周圍有草薦覆，會寒冷之義。《上博·緇衣》的“寒”字正保留了這一特徵。

我們知道，郭店楚簡與上博楚簡的時代是很接近的，都是戰國晚期。如果沒有發現戰國文字中有從人從草的“寒”字，那麼，認為戰國時代“寒”字形體變得與“倉”相似，二者混用不別，將是一個很好的解釋。但現在的情況是楚文字中依然存在流傳有序的“寒”字形體，人們為何棄正確字形不用，偏偏使用一個與“寒”音義無涉與“倉”糾葛不清的字形呢？從文字使用角度考慮，很難給出合理的解答，因為這與漢字發展趨求表義清晰的原則背道而馳。如果我們認為這是出於誤摹，為何異地異人都犯了同樣的錯誤？很顯然，“形近混用或誤摹”也不是一個完美的解答，至少還缺乏強有力的中間環節來證明。








以上分析了對“寒”、“倉”關係的幾種解釋“義同換讀”立足於義“形近相混或誤摹”著眼於形，而“楚方言影響”則試圖從語音上彌合。但這些論證皆非盡善盡美。我們對此也沒有很好的意見。現在的情況是，知道了答案，卻很

①具體論述見徐在國編著《楚帛書詁林》第375至386頁，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8月。

②見黃天樹：《讀契雜記（三則）》，《陸宗達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難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古文字考釋中，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我們期待將來更多的材料，能為學者們的最終破譯提供契機。

“日”字的訓詁

此處楚簡“日”形做、、（採自《郭店》）、、、（採自《上博》），與傳世文獻作“曰”有別。楚文字曰字作，上部與“日”迥異。故楚簡公佈以來，學者紛紛指出，傳世文獻中的“曰”當是“日”字之誤。較早撰文的如劉釗《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一）劄記》^①、林素清《利用出土戰國楚竹書資料檢討〈尚書〉異文及相關問題》^②等。另外，參照《尚書》其他版本，如唐石經、日寫本（岩崎本、內野本、足利本、影天正本、八行本）此處都作“日”，可證傳世《禮記·緇衣》、《尚書·君牙》“曰”確為“日”之誤。

關於“日”字在文句中的訓讀，劉釗認為用作狀語，“小民惟日怨”義為“小民日日抱怨”^③；陳美蘭認為“日”是民怨的賓語，小民惟日怨就是“小民怨日”。她說：

“小民惟日怨”就是“小民怨日”，這類“日”是民怨的賓語，這類“惟”字加上賓語前置的句型並不罕見，如《尚書·周書·大誥》：“寧（文）王惟卜用”，即“文王用卜”……如果依文獻將“日”書為“曰”，意思即解讀為“夏天時節，濕熱下雨，小老百姓會抱怨；到了冬天，氣候嚴寒，小老百姓也是照樣抱怨”，從語意上看，並無大不妥。然而結合《緇衣》前後文，主要闡述民與君的相對關係，猶如身與心，必得而兼修之，方可寧國成邑，“暑雨”、“祁寒”與日照息息相關，表面上講的是日照在夏冬時節不能調節氣候，實際上正是以日比喻君主，諷喻君主要注意民生疾苦，令順民心；若從文獻，則引《君牙》這段強調君民相互關係的“君主”，便無所着落了。^④

此處《緇衣》引《尚書·君牙》文句是用來說明君主與人民間關係的。《湯

① 劉釗：《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一）劄記》，《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② 林素清：《利用出土戰國楚竹書資料檢討〈尚書〉異文及相關問題》，《龍宇純先生七秩晉五壽慶論文集》，台灣學生書局，2002年。



③ 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第55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④ 陳美蘭：《上博簡緇衣零拾》，轉引自鄭澐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研究》，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年3月。










誓》中著名的“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也是用“日”來比喻君主，與《君牙》“日”字的訓讀相仿。上引陳說從語法、文義等角度進行了周密的論證，可信度是很高的。



恧、宛及相關諸字

是字郭店簡做，隸做恧，上所從為“月”之繁構，音近可讀為怨。上博簡做、，原釋文隸做命、令顯然是錯誤的。

與之相關的還有上博《緇衣》簡 12 “大臣不”；郭店《緇衣》簡 22 做“大臣不”。今本《禮記·緇衣》做“大臣不怨”。

以上兩例可以看出：今本表示“怨”的字，郭店簡用，而上博簡則用或。

上博簡的那個字，李零認為是“宛”，讀為“怨”。^①這一意見是很有價值的，但他在字形上卻沒有給出解釋。爾後徐在國、黃德寬藉助傳抄古文材料，將釋為“宛”，認為是的繁體，在簡文中都讀為“怨”。^②馮勝君贊同徐、黃二位先生的釋法，並從字形上詳細論證。認為戰國文字中的，是由金文的宛發展變化而來的。^③趙平安在李零釋法的基礎上，對戰國時代的“宛”字進行了系統考察，認為當是的省體，與戰國文字習見的、一樣，是由金文“宛”字發展而來的^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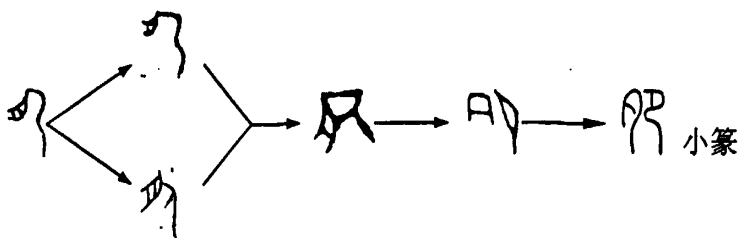
以上諸家都是在確定該字讀為“怨”的前提下對字形進行分析的。李零、趙平安釋為“宛”，徐在國、黃德寬、馮勝君釋為“宛”。之所以有這樣的區別，關鍵是對、來源認識不同。馮先生將“宛”字形體的演變序列製成下圖：

①見《郭店楚簡三篇校讀記》第 41 頁，此文曾於 2002 年 1 月 12 日發表在簡帛研究網。

②徐在國、黃德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性情論〉釋文補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 年 2 期，1～6 頁。又收入《新出楚簡文字考》，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年 3 月。

③參見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第 101—106 頁，綏寧書局，2007 年 4 月。相關部份曾以《釋戰國文字中的“怨”》為題發表在《古文字研究》第 25 輯，中華書局，2004 年。本節下面涉及到馮先生的論點皆出於此，不再注出。

④趙平安：《戰國文字中的“宛”及其相關問題研究（附補記）》，簡帛網 2006 年 4 月 10 日。收入《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商務印書館，2009 年 12 月。本條下面涉及到趙先生的論點皆出於此，不再注出。



并認為𠂔與𠂔之間的差別只在於，倒口形與𠂔旁一是左右結構，一是上下結構。顯然馮先生是將𠂔看做是𠂔的變化了。而𠂔則是𠂔加注○（圓）聲。

趙平安對這種看法提出了兩點質疑：一是較早出現的侯馬盟書𠂔形所從上部沒有一橫畫，二是具有重要區別標誌的𠂔形反而不如簡體普及。趙先生把𠂔看成“宀”（下贅加一橫劃），這樣𠂔應分析為宀、𠂔兩部份，而𠂔則是𠂔的省簡。

我們認為趙說於字形分析上更為可信。

下面談郭店簡的𠂔，原釋文隸定做情，裘按：“此字應從今本釋做‘怨’，字形待考。”《郭店楚墓竹簡》公佈不久，徐在國、黃德寬隨即撰文指出，𠂔乃楚文字之“𠂔”，此字當分析為從心𠂔聲，釋為“悃”，讀為“怨”。顏世鉉^①、劉釗^②也持相同觀點。但魏宜輝、周言認為此字應為從心從𠂔省，𠂔是“𠂔”，而絕非“𠂔”。^③湯餘惠、吳良寶的觀點與之類似。^④

我們認為徐在國、黃德寬二位先生對字形的分析是正確可信的。之所以有學者認為𠂔上部與“𠂔”不同，二者不是一字，關鍵是對“𠂔”的來源認識不足。此字劉洪濤曾有論證。他認為“𠂔”是一個簡省分化字，不過它不是從“𠂔”字分化出來的。從有關資料來看，它應該是從“𠂔”字簡省分化出來的，“𠂔”與“𠂔”實際上都是“𠂔”字的變體。^⑤對比戰國秦漢相關字形，劉洪濤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𠂔”，近年在上博楚簡中習見，如《上博一·孔子詩論》簡8：“小𠂔”即今本《詩經》中的《小宛》；《上博二·容成氏》簡38：“取其二女昏、𠂔。”與《竹書紀年》所記岷山氏二女名字對讀，“𠂔”指的就是“琬”；

①顏世鉉：《郭店楚墓竹簡儒家典籍文字考釋》，《經學研究論叢》第6輯，學生書局，1999年3月。

②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第55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③魏宜輝、周言：《讀〈郭店楚墓竹簡〉劄記》，《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中華書局，2000年7月。

④湯余惠、吳良寶：《郭店楚簡文字零拾（四則）》，《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

⑤劉洪濤：《釋“𠂔”》，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2011年8月1日。

《上博六·平王問鄭壽》簡3“左尹𣎵”，即《左傳·昭公二十七年》的左尹卻宛。^①張富海據此進一步指出“𣎵”即是訓為“疾”的“爰”字，可備一說。^②但不管怎樣，戰國時代“𣎵”肯定與“宛”讀音相同或相近。“𣎵”是“𣎵”的分化字，兩字的讀音也應相同或相近。^③如是，“𣎵”讀為“怨”將毫無扞格。

句讀

除了用字不同外，今本《君牙》“怨”後都有一個“咨”字。廖名春認為“咨”乃由“資”字而來。其歸上讀，“怨咨”連言，更是望文生義。依“晚書”《君牙》“夏日暑雨”句去掉一“日”字，以與“冬”祁寒相對；“咨”歸上讀，故下句“怨”後也得增一“咨”字，方能與上句相稱。這一調整，實際是沒有認清“資”字的本義是至、到。^④按，廖說可信。尤其前文提到，今本“曰”當是“日”之訛。“日怨咨”就毫無道理可言了。

前賢多言古文《尚書》大抵是後人利用舊籍中的《尚書》引語演繹而成。按照這個思路，我們可以設想一下此句的偽造過程：先是《禮記·緇衣》所引的“日”誤為“曰”，造偽者不知其所以然，生硬照搬，然後又因未弄清“咨”的含義，錯誤地上讀，最後爲了上下兩句對稱，便在後一句末又增一“咨”字，遂成“曰怨咨”。由是，可以肯定，今本《君牙》一定不是秦火前的原貌。今天我們藉助戰國竹簡終於可以看到這句話的真面目，回頭再審視今本《君牙》的文字，便不免令人有豕亥魚魯之慨了。

通過與出土戰國文獻的對比研讀，可以復原出該句較原始的版本：

日暑雨，小民惟日怨。𣎵（資）冬書（祁）寒，小民亦惟日怨。

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暑熱陰雨，人民抱怨天上的太陽。到了冬天異常寒冷，人民還是抱怨天上的太陽。”

①此條為陳偉指出，見《讀〈上博六〉條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07年7月7日。

②張富海：《說“𣎵”、“宛”》，《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中華書局，2010年。

③關於分化字讀音，可參看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18-123頁。

④廖名春：《郭店楚簡〈緇衣〉引〈書〉考》，《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一期。

呂刑

(一)

《邵(呂) 莝(刑)》員(云)：“一人又(有)慶，塡(萬)民購(賴)之。”

(郭店《緇衣》13-14)

《呂型(刑)》員(云)：“一人又(有)慶，莝(萬)民詠之。”

(上博《緇衣》8)

《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禮記·緇衣》)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尚書·呂刑》)

郭店簡《緇衣》篇註釋：邵莝，即呂刑，《尚書》篇名。今本作“甫刑”。(引者按：此處“今本”指的是今本《緇衣》。)呂，上古來母魚部，甫，上古幫母魚部，音近可通。如《呂刑》篇，《史記·周本紀》、《史記·匈奴列傳》、《尚書大傳》、《禮記·表記》、《禮記·緇衣》、《孝經》、《說苑·君道》、《鹽鐵論·昭聖》、《論衡·譴告》、《論衡·變動》、《漢書·蕭望之傳》、《孟子》趙注均引做《甫刑》。^①二字上古相假，可以說是律例兼備。

這裡附帶說一下與此有關的一個問題。曾有學者因甫、呂二字上古音近常相通假的緣故，認為郈王劍(《集成》11611)和包山祭禱簡中“救郈之歲”之“郈”即呂國，然這一釋法與古呂國地理、史實皆難合拍。徐少華已詳辨其非。^②近年，李學勤撰文指出，楚簡中“郈”原來指的是巴國，才最終將謎底揭開了。^③

塡、莝皆從土萬聲，讀作“萬”。此處今本《禮記·緇衣》及《尚書·呂刑》皆作“兆”。萬、兆雖然數量懸殊，但在這裡都是形容天下民眾數量龐大的。前人舊往常言“對文異，散文通”說的正是這一現象。

今本作“賴”之字郭店簡作“購”，劉釗認為“讀為‘賴’，‘購’從‘萬’聲，古音‘萬’在明紐元部，‘賴’在來紐月部，‘明’、‘來’二紐古代關係極為密切，元、月二部存在嚴格的對轉關係，故‘萬’可借為‘賴’”。^④按，劉說可信。

①詳參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第885頁。

②徐少華：《郈國歷史地理探疑——兼論包山、望山楚墓的年代與史實》，《華夏考古》1991年第3期。

③李學勤：《包山楚簡“郈”即巴國說》，《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33卷6期。

④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第5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上博簡的𠂔從“言”“大”聲。在上古音系統中，“大”與“賴”都屬月部字；“大”爲透紐，“賴”爲來紐，都是舌頭音，可通假。^①其實，在出土文獻中從大聲字與從萬聲的字也有可通假的例子。^②可見，在戰國時代𠂔、𠂔、賴三字讀音是非常接近的。

此句《尚書正義》解釋為“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③“賴”，于省吾先生在《雙劍謬尚書新證》中，利用兩漢舊注，將之訓為“利”^④，非常正確，得到學界廣泛認可。

綜合以上說法，楚簡中的這句話用通行文字寫出來就是：

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翻譯成現代漢語即“君王一人擁有善德，天下億萬民眾都會因此得到好處。”

(二)

《呂莝（刑）》員（云）：“非甬（用）𠂔（令），折（制）以莝（刑），佳（惟）乍（作）五瘡（瘡）之莝（刑）曰灋。”（郭店《繻衣》26-27）

《呂型（刑）》員（云）：“𠂔（苗）民非甬（用）雷（靈），折（制）呂（以）型，佳（惟）𠂔（作）五瘡（瘡）之型（刑）曰金（法）。”（上博《繻衣》14）

《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禮記·繻衣》）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尚書·呂刑》

𠂔字的讀法

關於“𠂔”字的來源和構型，學界至今仍無定論。《郭店楚墓竹簡》公佈之後，學者大都認為此字當與“晉”有關：如陳志高^⑤、白于藍^⑥、何琳儀^⑦、饒宗

①徐在國、黃德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繻衣·性情論〉釋文補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2期，收入《新出楚簡文字考》，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

②參看董珊：《楚簡中從“大”聲之字的讀法（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2007年7月8日。

③黃懷信整理，《尚書正義》第78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④于省吾：《雙劍謬尚書新證雙劍謬詩經新證雙劍謬易經新證》第295頁，中華書局，2009年。

⑤陳志高：《〈郭店楚墓竹簡·繻衣篇〉部份文字隸定檢討》，《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學生書局，1999年1月。

⑥白于藍：《郭店楚簡補釋》，《江漢考古》2001年第2期。

頤^①等。或認為此字與“至”有關：如顏世鉉^②、廖名春^③等。以上這些說法，現在看來都是有問題的。

早在2002年，張富海就懷疑此字應讀為“令”或“靈”，訓為“善”。^④2005年，《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五）》出版，其中《弟子問》有“巧言𠄎色，未可謂仁也”句。相較“𠄎”字，“𠄎”字只不過多出一個“宀”旁而已。《弟子問》整理者張光裕指出此句可與《論語·學而》“巧言令色，鮮矣仁”對讀，“𠄎色”當讀為“令色”。張先生進一步指出，過去楚金文中的“𠄎”，也應該讀為“令”，“令鑄”猶言“善鑄”。^⑤後來范常喜又將《上博七·凡物流行》中的“𠄎”字改釋為“令”。^⑥范先生在文章中指出“𠄎”下部所從與同篇“至”形差異較為明顯。

《凡物流行》“至”作：



（簡4、9、14、15、16、25）

郭店《緇衣》中“𠄎”形，以往學者多隸定為“珥”字，嚴格說來，這種隸定方法並不正確。范常喜已指出，這種字形下部所從並不是“至”字。“𠄎”的構型應該有另外的來源，只不過我們現在還無法完全認識它。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知道：楚金文中的“𠄎”、郭店簡中的“𠄎”、《上博五》中的“𠄎”以及《上博七》中的“𠄎”應為一字，在文中都讀為“令”，訓為“善”。

《上博簡》“靈”讀為“靈”。金文“靈”多作“靈”，其例忒夥，不煩贅舉。“靈”亦訓為“善”。

現在再看今本《緇衣》“匪用命”，就很好解釋了。“命”當讀為“令”，同簡

①何琳儀：《郭店楚簡選釋》，《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

②饒宗頤：《由刑、德二柄談“珥”字——經典異文探討一例》，《語言文字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12月。

③顏世鉉：《郭店楚簡淺釋》，《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學生書局，1999年1月。

④廖名春：《郭店楚簡引〈書〉論〈書〉考》，《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⑤張富海：《郭店楚簡〈緇衣〉篇研究》第22頁，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6月。指導教師：沈培。

⑥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五）》，282頁。

⑦范常喜：《上博七·凡物流行》“令”字小議》，簡帛網，2009年1月5日。

文一樣，訓為“善”。《呂刑》不見於今文《尚書》，所以過去經學家根據《緇衣》的引文作“命”認定今文《尚書》也應作“命”。^①皮錫瑞更將“命”釋為“天命”^②。今天我們看到楚簡《緇衣》原文，可以肯定這些看法都是不對的。只有錢大昕指出《緇衣》“命”當依古文《尚書》作“令”。他說：“‘命’當是‘令’之訛，‘令’與‘靈’古文多通用，‘令’、‘靈’皆有善義。鄭康成注《禮》解為政令，似遠。”^③可謂卓識。

順便說一下，《墨子·尚同中》引此句為“苗民否用練”。段玉裁云：“‘靈’作‘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同。”^④

今本作“制”之字簡本作“折”。折、制上古音近可通。《尚書·呂刑》“哀矜折獄”，《鹽鐵論·詔聖》引“折”作“制”。《論語·顏淵》：“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魯讀折為制”。

“瘡”從“疒”“唐”聲，合於《說文》“唐”字古文，在文中讀為“瘡”。上博簡對應之字作“𠂔”，有學者認為上所從是“无”，讀為“衿”。合觀其他版本相應文字，我們認為是字上所從還是“唐”。同篇虛作“𠂔”形，與“𠂔”相較，上部所從幾乎一樣，只不過虛字“唐”旁的一撇與下面的“壬”旁的一豎共用筆劃而已。馮勝君指出上博簡《從政》唐字或作“𠂔”，^⑤即可能是由這種形體演變而來，其說可從。^⑥

“法”字古文的解釋

《郭店簡》讀為“法”之字作“𠂔”，這很容易讓我們想起《說文》中“灋”字條下收錄的古文“𠂔”。關於《說文》古文的來源，過去學者大都認為此字與“乏”有關。如黃錫全、何琳儀等認為是字從“宀”“乏”聲；^⑦又如李學勤認為此字就是“乏”^⑧。後來劉樂賢撰文指出該字形下部應從“止”，不存在釋“乏”

①陳喬樞：《今文尚書經說考》卷二十九，《清經解續編》卷一一二，第四冊，1135頁。）

②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第439頁，中華書局，1989年；

③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第13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12月。

④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第一零九頁，皇清經解本

⑤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第149—150頁，綏裝書局，2007年4月。

⑥黃錫全：《汗簡注釋》第107、108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古文聲系》（1438—1439頁），中華書局，1998年。

⑦李學勤：《〈古韻通曉〉簡評》，《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3期。又收入《擁篲集》第203—206頁，三

的可能^①。那麼對於“𠄎”這類字形緣何讀為“法”，就需要重新探討了。

從字形看，“𠄎”與“𠄎”應當有著共同的來源。近年孟蓬生著有一系列文章談到上古談魚二部通轉的例子。孟先生認為這類字形的上半應是全字的聲符，“𠄎”從“𠄎”聲，“𠄎”從“白”聲，二者聲符相通。^②孟文列舉了大量通假的例證說明古談魚二部關係密切，是很有說服力的。但我們對此也有些疑問：戰國文字中的“𠄎”作“𠄎”，現在仍只見於晉系材料，楚文字中還沒有這樣的寫法，比如同篇《緇衣》“𠄎”字即作“𠄎”、“𠄎”、“𠄎”、“𠄎”。從目前的材料看，孟先生的說法也只能說是一種比較合適的說解。

《上博簡》“𠄎”字見於《說文》。《說文》云：“𠄎，擇也。从見毛聲。讀若苗。”“𠄎民”當依今本讀為“苗民”。《郭店簡》此處缺“苗民”二字，曾有學者認為是因其時楚與苗雜居，是以有削筆也。^③不過，《上博簡》公佈后，此處有“苗民”二字，“削筆”說便不可信了。張富海、虞萬里等認為《郭店簡》此處應是鈔脫“苗民”二字，屬於脫文現象，可從。^④苗民，鄭玄以為九黎之君，屈萬里說“實則民不得有君義，則此苗民，乃包括苗民之君言之也。”^⑤按，屈說甚是。“苗民”應理解為苗地君民。

楚簡引文用通行文字寫出來就是：

苗民非用令（或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義為：苗地君民不行善道，制成人刑罰（懲戒人民），制定了五種毒刑稱為“法”。

（三）

《呂莖（刑）》員（云）：“𠄎（播）莖（刑）之迪。”（郭店《緇衣》29）

《呂型（刑）》員（云）：“𠄎型（刑）之由（迪）。”（上博《緇衣》15）

秦出版社，2000年。

①劉樂賢：《〈說文〉“法”字古文補釋》，《古文字研究》第24輯第464—467頁，中華書局，2002年。

②孟蓬生：《“法”字古文音釋——談魚通轉例說之五》，復旦網，2011年9月7日。

③見劉信芳：《郭店簡〈緇衣〉解詁》，第174頁。）

④張富海：《郭店楚簡〈緇衣〉篇研究》第24頁，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6月。指導教師：沈培教授；虞萬里：《上博簡、郭店簡〈緇衣〉與傳本合校補正（中）》，《史林》2003年第3期。

⑤屈萬里：《尚書集釋》，第252頁。

《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禮記·緇衣》）

播刑之迪

（《尚書·呂刑》）

讀為“播”之字，郭店簡作“𠂔”隸為“翻”，從“番”聲，讀為“播”自無問題。上博簡對應之字作“𠂔”，原考釋說：“‘蹕’之古字，《正字通》‘𠂔，古蹕字。’”徐在國、黃德寬認為當分析為從“𠂔”，采聲。乃“番”字古文，《說文》“番”字古文作“𠂔”，當源於𠂔形。簡文假“番”為“播”。^①李零進一步認為郭店簡“翻”的所謂“月”旁可能是𠂔旁的變形。^②

按，徐、黃二先生所說可從。此字郭店簡、上博簡都是以“采”為基本聲符的。讀為“播”沒有問題。

比照楚簡與傳世文獻的這句話，唯《禮記·緇衣》多出一個“不”字。對此鄭注解釋為“不，衍字耳。”楊樹達認為此處“不”不是衍文，而是無義助詞。古“不”、“丕”通用，“丕”為無義之助詞者甚多，故“不”亦有為助詞而無義者。^③李銳引用王引之《經傳釋詞》的說法“不，語詞，不迪，迪也……鄭以‘不’為衍文，失之”，並認為郭店簡、上海簡注並誤。^④

按，戰國楚簡此句皆無“不”字，《禮記·緇衣》所引應不是《尚書》原貌。事實證明，確如鄭玄所說，此處是後代傳抄中多出的衍文。廖名春認為其時在戰國中期，可備一說。^⑤

播刑之迪，義為“施行刑罰的道義準則。”

2011年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收有《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全篇可與今本《尚書·金縢》對讀，所涉問題較多，我們將在第四章專門討論，這裡就不多涉及了。

① 徐在國、黃德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性情論〉釋文補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2期。收入《新出楚簡文字考》，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

② 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第46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

③ 楊樹達：《詞詮》第14-15頁。中華書局，1954年12月第2版。

④ 李銳：《郭店楚墓竹簡補釋》，《華學》第6輯。

⑤ 廖名春：《郭店楚簡〈緇衣〉引〈書〉考》，《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

附錄 與今本《尚書》文字相關或相似的表述

以下幾條，嚴格說來並不能算作異文，但是作為戰國竹簡中與今本《尚書》有部份相關相似的內容或表述，亦有珍貴價值。故拈出以備參考。

盤庚

𠂔尔（爾）司，各共（恭）尔（爾）事，發（廢）命不夜（赦）。

《上博二·昔者君老》4

自今至於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尚書·盤庚》

“各恭爾事”與《尚書·盤庚》相關表述相合，最早由整理者指出。^①從字面上看，“尔”讀為“爾”，“共”讀為“恭”均不難理解，這裡我們主要說一下最後一句的釋讀。

原整理者將最後一句寫作“發命不夜”，註釋說“發佈命令不待夜”，後來陳偉指出，“發”當讀為“廢”，“夜”當讀為“赦”^②，十分正確。廢命為先秦成語，古書習見。《昔者君老》第4簡涉及太子守喪之禮，陳偉據此認為全句可能是太子在國君臨終時對群臣的訓誡。可從。

高宗彤日

昔高宗祭，又（有）𠂔（雉）𠂔（雉）於𠂔（彝）前。

《上博五·競建內之》2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尚書·高宗彤日》

此則與《尚書·高宗彤日》部份內容相似。“𠂔”原整理者不識，最早由季旭昇隸定出，但他讀為“示”或“祇”，則不確^③。後來陳劍指出，是字當讀為

①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第24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②陳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零釋》，《新出楚簡研讀》第143頁，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12月。

③季旭昇：《上博五筭議（上）》，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2006年2月18日。


“彝”，即宗廟祭祀彝器。^①陳劍的釋法無疑是正確的。高宗彤日時，有飛雉雒於彝前，還見於下面幾處記載：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雒，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尚書·高宗彤日序》

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
《史記·殷本紀》

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雉雒、風暴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

《說苑·辨物》

如果僅從字音考慮，“雒”讀為“示”、“祇”“、”彝”還是“尸^②”，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聯繫到傳世文獻中“有飛雉升鼎耳而雒”相關記載，那麼“雒”讀為“彝”便最為貼切的了。這也為陳劍將晉侯墓豬尊自名“”讀為“彝”提供了一條書證。^③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今本《尚書·高宗彤日》只云“越有雉雒”，而《上博五·競建內之》與《尚書·高宗彤日序》、《史記·殷本紀》有關記載相合，都提及雉鳥是在鼎彝前鳴叫，值得重視。

西伯戡黎

武王八年，延（征）伐邠（耆），大戡（戡）之。
《清華簡·耆夜》1

西伯既戡黎。
《尚書·西伯戡黎》

“邠”整理者云：“古書作‘黎’或‘耆’等。《書·西伯戡黎》：‘西伯即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戡黎的‘西伯’，《尚書大傳》、《史記·周本紀》等都以為周文王。但是這個諸侯國的地理位置距離商都太近，文王征伐到

①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2006年2月19日。

②讀為“尸”為李天虹提出。李天虹，《上博五〈競〉、〈鮑〉篇校讀四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2006年2月19日。

③陳劍：《晉侯墓銅器小識》，《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6期。收入氏著《甲骨文文考釋論集》，線裝書局，2007年5月。

那裏於情勢不合，所以從宋代的胡宏、薛季宣到清代的梁玉繩，許多學者主張應該是武王。簡文明說是武王八年，證實了他們的質疑。”^①

“黎”，文獻又作“飢”。《史記·殷本紀》“西伯伐飢國，滅之”所云亦是此事。西周金文中的“楷”也應讀為“黎”^②，“楷侯”就是“黎侯”^③。


戡黎之“西伯”究竟是文王還是武王，學界過去爭論很大。究其原委，皆因《尚書·西伯戡黎》本身沒有說明。漢代學者如孔安國、司馬遷、鄭玄等都認為是文王，宋元明三代，學者力主“武王說”者漸多。而到了清代，學者又回到漢人舊說中，如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等都持“文王戡黎”說。一直到近些年出版的《尚書校釋譯論》，仍認為“西伯”是指“文王”。《尚書校釋譯論》說道：“可肯定武王戡黎之說是完全錯誤的，我們還是相信舊注有些道理，所以仍用舊注，以本篇的‘西伯’為‘周文王’，‘戡黎’或‘伐耆’是文王的事。”^④

現在《清華簡·耆夜》無可辯駁地記載了“武王八年征伐耆”，可以為爭論千年的疑案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了。因此，此則《清華簡》簡文具有重大的史學價值。

無逸

隹（惟）王辛_丑（五十）年，不瘝（念、豫）。 清華簡《保訓》1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尚書·無逸》

“瘝”原篆作從“余”聲，原先在《文物》2009年第6期發表的《保訓釋文》^⑤將之釋為“瘳”。後來李守奎指出此字當隸定為“瘝”^⑥。其後孟蓬生又對此字做了系統的考證，他說：

“瘝”（餘紐魚部）、“豫”（餘紐魚部）、“憚”（餘紐鐸部）三個字所

①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第151頁，中西書局，2010年第一版。

②古“楷”從“几”聲，論見陳劍《甲骨文舊釋“督”和“盤”的兩個字及金文“甌”字新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線裝書局，2007年。


③論見高智、張崇寧，《西伯既戡黎——西周黎侯銅器的出土與黎國基地的確認》，《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第34期，2007年9月；李學勤，《從清華簡談到周代的黎國》，《出土文獻》第1輯，中西書局，2010年。

④詳參顧頡剛、劉起釪著《尚書校釋譯論》1060-1067頁，中華書局，2005年4月。

⑤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文物》2009年第6期。


⑥說見劉國忠、陳穎飛：《清華簡〈保訓〉座談會紀要》，《光明日報》2009年6月29日

記錄的應該是同一個詞。字或作“愈”。《說文·心部》：“愈，忘也。𦣻也。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愈。’愈，喜也。”“愈，喜也”對後人的影響很大，現在多數學者都認為“不豫”、“不懌”其詞義是由“快樂”義引申來的。不過我現在覺得，把這個“豫”或“懌”理解為“安舒”、“舒服”，看作“舒”的借字，可能更自然些。《集韻·魚韻》：“《方言》：東齊之間凡展物謂之舒。……或作豫。”又同韻：“紓，《說文》：緩也。一曰解也。或作愈、杼，通作舒。”《逸周書·五權》：“維王不豫。”陳逢衡注：“不豫，不安。”陳說可取。^①

按，將釋為“瘵”讀為“豫”無疑是正確的。此則簡文與《尚書·無逸》合觀，可以知曉：周文王五十年，文王生了疾病，不久於人世。


相關的記載還見於《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即位五十年。”





顧命

戊子，自洩（頹水）。己丑，沓（昧）爽…… 清華簡《保訓》1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頹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尚書·顧命》

此則可與《尚書·顧命》合觀，由《清華簡》整理者指出。^②我們拈出此則，主要是介紹“洩”字的釋讀。

洩，原篆作，整理者釋為“潰”，讀為‘頤’，認為字或作‘頤’、‘沫’，訓為“洗面”，應該是正確的。李守奎、李銳等指出，是字右半是“寅”，所以該字應釋為“演”。“演”讀為“演”或“賁”。《說文》：“寅，居敬也。”“賁，敬惕也。”^③

僅就字形看，將釋為“演”也算合理。楚簡“寅”作（《包山·文書》64）”、“（《包山·文書》66）”等，與右半確實無甚差別。

①孟蓬生：《〈保訓〉釋文商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年6月23日。

②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文物》2009年第6期，第73頁。

③李銳，《讀〈保訓〉劄記》，Confucius2000網，2009年6月19日。

但若釋為“濱”，讀為“寅”，釋為“居敬”，文意便十分費解了。首先“自寅”的表達古漢語中罕見，將其解釋為“自我居敬”，更令人疑惑。其次，此時文王已病入膏肓，在授予武王遺訓前卻還“自我居敬”，也難合於常理。所以，“𡩺”字還應另尋別解。

單育辰注意到《尚書·顧命》的相關文字，並從文字學上證明了“𡩺”當從“貴”聲。他說：

《說文》小篆“貴”作“𡩺”（卷六下），從“臽”從“貝”；在傳抄古文中，更有單從“臽”的“貴”字，如《古文四聲韻》4.8“貴”作：“𡩺”（引《古孝經》）、“𡩺”（引《古孝經》）“𡩺”（引《裴光遠集綴》）、“𡩺”（引《古老子》）諸形。𡩺字與之相比，只多了一個“水”旁和“宀”旁，所以《保訓》整理者把𡩺釋為“濱”是沒有問題的。^①

陳偉在《郭店竹書別釋》緒言中說道：“但凡文字釋讀、章句離析以至竹簡的調整與篇章的分合，都必須仔細檢索、充分利用傳世古書、其他單位以及相同單位出土的相關資料，認真地加以對比，從而盡可能找出解讀的答案或線索。”^②

以上“濱”字最終釋出，正賴於傳世文獻提供的線索。如果沒有《尚書·顧命》的相關文字，學者們僅在《清華簡》中恐怕很難找到最佳的釋讀答案。

①單育辰：《佔畢隨錄之十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年8月3日。

②陳偉：《郭店竹書別釋》第10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

第三章 不見於今本《尚書》之佚文疏證

縱觀郭店簡《成之聞之》全篇體例，每每引用《尚書》中的語句引出一個主題進行論述。其中如《康誥》一則、《君奭》二則皆合於孔傳本《尚書》，可與傳世文獻對讀，這些我們在上一章已詳細討論過了。但亦有數則不見於今本《尚書》，按其體例，當是《尚書》之佚文。本章我們除了輯錄楚簡稱引《尚書》的文字外，更將討論篇目名稱的釋讀及其文獻學價值。

(一)

《說命》曰：“允弔（師）淒（濟）惠（德）。”《成之聞之》25
原註釋裘按云：“‘淒’當讀為‘濟’。‘濟’，成也。……下文‘信於衆’是對此文‘允師’二字的解釋。”按，裘說甚確。“允師濟德”意思不難理解，就是取信於衆，成就道德之義。

篇題中“說”字，李零隸定為“詔”^①劉釗隸定為“詔”^②。學者大都認為是不見於今本《尚書》的佚篇篇名。唯有李學勤先生認為《說命》就是《尚書·說命》。如是，此條就不是佚《書》文字，而是《說命》之佚文。以下我們著重介紹李學勤先生對此字的釋讀過程：

《上博五·競建內之》有“傳驚”，整理者指出，此即“傳說”。“說”為喻母月部，“驚”為喻母元部字。月元對轉，自可通假。由此，李先生悟到，“說”字在楚文字中可以寫成元部字，這一點是大家不容易想到的。接著，李先生指出，通過彭浩提供的更為清晰的照片複印件看，“說”字右半上部實從“日”，右下半為三角形，所以該字應分析為從“言”“旦”聲，實即“誕”字。“誕”從“延”聲，喻母元部字，恰能讀為“說”。^③

李先生的考證確實可以稱得上是獨闢蹊徑。按照常理，考證《說命》為何篇，首先應該考慮的就是與今本《尚書》篇目去對比。今本《尚書》篇名為兩字且帶

①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第165頁。

②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5頁。

③詳參李學勤：《試說楚簡中的〈說命〉佚文》，《學習與探索》，2009年第1期。

有“命”字的只有《說命》、《畢命》、《冏命》三篇。乍一看，“𠄎”與“說”、“畢”、“冏”似皆無關涉，所以絕大多數學者都只能放棄《𠄎命》是今本《尚書》篇名這一說法，而提出應是不見於今本之佚篇。唯有李學勤先生將《𠄎命》與《說命》聯繫起來考慮，匠心獨運。但平心而論，李先生的釋法也非天衣無縫，如在字形上，一時也很難令人深信。但是在現有的釋讀結果當中，李先生的看法應該是最好的，也是最具啟發性的。我們不得不佩服李先生敏銳的學術洞察力以及豐富的聯想能力。

如果確如李先生所言是《說命》佚文，則此條文字具有重要的文獻學意義，我們將在本章末說明。

(二)

槁木三年，不必為邦𠄎（旗）。

《成之聞之》30

“𠄎”從“丌”聲，讀為“旗”，學界無異議。此句究竟是什麼意思，還是頗值得推敲。下面介紹幾種有代表性的說法。

為了便於討論，我們把《成之聞之》中有關的句子都寫出來。^①

《君奭》曰：“壤（曩）我二人，毋（無）又（有）畚（合）才（哉）音（言）”害（何）？道不說（悅）之司（辭）也。君子曰：唯又（有）丌（其）亙（恒）而可，能終之為難。“槁木三年，不必為邦𠄎（旗）”害（何）？言𠄎（陳，或釋“貴”）之也，是以君子貴成之。

李學勤先生將“槁木”讀為“喬木”，則此句義為：“樹木雖生長三年，仍不能作國中建旗之用。”𠄎，李學勤先生認為是“富”字誤寫，讀為“逼”，意思是近，指時間過於短暫。所以“言𠄎之也”就是說“樹木尚未充分成長。”^②按，此說不確。𠄎作“𠄎”，與“富”作“𠄎”（郭店老子甲31）”差距明顯，絕非“富”之誤寫。

劉釗認為“邦”當釋為“封”，則此句意為：“朽木三年，不必當作封疆的標誌。”“言𠄎（陳）之也”義為“說的是陳舊”。^③

①此處吸收學界重新編連成果，為《成之聞之》簡29+30+1。

②李學勤：《郭店簡“君子貴誠之”試解》，《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1期。

③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第144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陳偉認為“槁”讀為“矯”，為矯正之義，則此句意思說的是，對木料的矯正，需要專門的器械和工序，並且因而會花費比較長的時間。三年不能用作邦國旗幟的杆。

此句文辭簡短且無傳世文獻與之參證，因此本指何意，難有定論。

關於此句出處，李零認為出典不詳，從上下辭例看，似應當加引號。^①不過從此處的語言環境來看，該句很有可能也引自《尚書·君奭》，是《君奭》篇的佚文。之所以未舉篇名，大概是出於承前省略。

(三)

《大壘（禹）》曰：“余（舍）才（茲）戠（度）天心”。 《成之聞之》33

“天心”就是“天意”。“戠”從“乇”聲，原釋文讀為“宅”而無說，陳偉讀為“托”，謂：“疑讀為‘托’，依託意。”^②劉釗讀為“度”，古音“乇”在端紐鐸部，“度”在定紐鐸部，聲為一系，韻部相同，例可相通。“度天心”即“揆度天意”。^③簡文：“舍茲度天心”就是“居於此揣度天之心”。

《大禹》廖名春認為即先秦《尚書·大禹謨》篇，是簡文引《尚書·大禹謨》篇之文。他說：

“今傳《古文尚書》記載大禹言行事蹟的有《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禹貢》5篇，皆無簡文所引‘余才戠天心’句。（引著按，此句應為‘舍茲度天心’）這5篇除《大禹謨》外的4篇都見於今文，其屬先秦《尚書》無疑，有爭議只有屬於所謂‘晚書’的《大禹謨》。而且也只有《大禹謨》稱‘大禹曰’。因此，簡文所引出於《大禹謨》的可能很大。認定這一點，對於討論‘晚書’很有啟發。”^④

按，廖說極是。《尚書》小序說：“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可見此篇原名《大禹》，而《大禹謨》應為後起之名。

①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郭店楚簡專號）第17輯，三聯書店1999年8月。

②陳偉：《郭店竹書別釋》第110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③詳見劉釗：《說“度天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8年1月10日。

④廖名春：《郭店楚簡〈成之聞之〉、〈唐虞之道〉篇與尚書》，《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

“舍茲度天心”是先秦《大禹》之文字，而今本《尚書》不存。此佚文對於我們證明古文《尚書》為後世偽作具有重要意義。

(四)

《吳（虞）時（志）》曰：“大明不出，𠂔（萬）勿（物）𠂔（皆）𠂔（伏）。聖者不才（在）上，天下𠂔（必）壞。” 《唐虞之道》27-28

“大明”亦見於《禮記·禮器》“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學者多據此認為“大明”即“太陽”，^①可從。

“𠂔”，原篆作“𠂔”，整理者認為是“完”之本字。裘按：“或疑此字本應作‘万’（即《說文》‘𠂔’字），讀為‘萬’。”^②按，裘說可從。“𠂔勿”即“萬物”。𠂔，整理者讀為“皆”而無說。^③《忠信之道》亦有字形與之類似，整理者說：“簡文字形與《古文四聲韻》引《道德經》‘皆’字形近，釋作‘皆’。”^④後來魏宜輝指出，該字下部的“𠂔”形，當是由“皆”字所從的“𠂔”訛變而來，從字形上給出了“𠂔”釋為“皆”的理據。^⑤按，𠂔當釋為“皆”，魏說可從。

回顧“𠂔”字的釋讀過程是一件頗有趣的事情。“𠂔”原篆作“𠂔”，構型十分清楚。但是大部份學者似乎都受了前文“大明”的影響，認為此字應該有“暗”一類的意義，於是認為“言”旁當是“音”之混用，白于藍讀為“措”，訓為“隱藏”^⑥；李零、廖名春讀為“暗”^⑦，周鳳五讀為“隱”，^⑧黃錫全更是重新解構，認為此字上部是“今”，應釋為“訢”，讀為“陰”，與“暗”義同。^⑨其實古書

①如白于藍：《〈郭店楚墓竹簡〉讀後記》，《中國古文字研究》第1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廖名春：《郭店楚簡〈成之聞之〉、〈唐虞之道〉篇與尚書》，《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周鳳五《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新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3分，1999年9月。

②《郭店楚墓竹簡》第160頁，註釋三三。

③《郭店楚墓竹簡》第158頁。

④《郭店楚墓竹簡》第164頁，註釋一七。

⑤魏宜輝，《楚系簡帛文字形體訛變分析》第94-95頁，南京大學2003年博士學位論文，指導老師：張之恒教授。

⑥白于藍：《〈郭店楚墓竹簡〉讀後記》，《中國古文字研究》第1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

⑦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郭店楚簡專號〉第17輯，三聯書店1999年8月。廖名春：《郭店楚簡〈成之聞之〉、〈唐虞之道〉篇與尚書》，《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⑧周鳳五：《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新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3分，1999年9月。

⑨黃錫全：《〈唐虞之道〉疑難字句新探》，《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5年12月。

中“萬物”多與“伏”連言。張富海在《郭店簡文與古書語句之對照》^①中舉出如下數例：

《六韜·武韜》：“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

《尚書大傳·堯典》：“北方者何也，伏方也，萬物之方伏。”

《春秋繁露·觀德》：“天出至明，衆只類也，其伏無不炤也。”

《白虎通義·八風》：“廣莫風至則萬物伏。”

張先生據此認為“匍”字當分析為從“言”“勺（伏）”聲，讀為“伏”。不管從字形、字義還是文獻用例看，張說都比從“音”得聲的那些說法更為簡潔、順暢，無疑是最佳的釋法。

篇名《吳時》，原註釋云：“似為古書篇名。它與下引文句不見於今本古籍。”裘按，“吳時”疑當讀為“虞詩”。（《郭店楚墓竹簡》第160頁，註釋三二。）李零以為是逸詩。^②廖名春對《吳時》的讀法做了詳盡的闡釋，他說：

“從引文看，似為散文，不像詩。因此，‘吳郢’可讀為‘虞志’。郭店楚簡《語叢一》第38、39簡有“詩所以會古含之志也者”句，其‘志’字，即志。信陽楚簡‘堯人剛’，（原注：見《信陽楚墓》圖版一一五所載1—02號簡，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志’字釋作‘恃’，（原注：劉雨：《信陽楚簡釋文與考釋》，載《信陽楚墓》，第125頁。）實際也應讀作志。‘志’可作‘志’，也可作‘郢’。《左傳》成公四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杜預注：‘周文王大史。’（原注：《十三經注疏》，第1901頁。）《左傳》襄公三十年：‘《仲虺之志》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原注：《十三經注疏》，第2012頁。）《仲虺之志》即《仲虺之誥》。《左傳》文公二年：‘《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原注：《十三經注疏》，第1838頁。）此二句又見於《逸周書·大匡》。可見《周志》即《周書》，先秦《尚書》亦可稱之為‘志’。《左傳》文公十八年又載：“魯季文子使大史克對魯公曰：……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孔穎達疏：‘此《虞書·舜典》之篇也。’（原注：《十三

①原文未見，此處張富海的觀點皆轉引自單育辰《楚地戰國簡帛與傳世文獻對讀之研究》第35-36頁，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②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郭店楚簡專號）第17輯，三聯書店1999年8月。

經注疏》，第1838頁。）在今文中，則屬《堯典》。這是春秋時已有《虞書》名稱之證。因此，楚簡有《虞志》之稱，自屬必然。其所引不見於今傳《尚書·虞書》，當為《虞書》佚文。楚簡《唐虞之道》是對堯舜禪讓之道的論述，其說當有所本。而記載堯舜禪讓事蹟的文獻，最原始的文獻為《尚書·虞書》。從這一背景看，《虞志》為《尚書·虞書》而不為《虞詩》，可能更令人信服。”^①

按，《吳時》讀為《虞志》，從文字學上說沒有問題。但認為即《尚書·虞書》，則缺乏硬證。不過，為了盡可能詳盡輯錄楚簡中《尚書》文字，我們亦把此句列出，以備參考。

最後，我們談談這幾條佚文的文獻學意義。

今本《尚書》較今文《尚書》多出的各篇不是先秦原貌，此說經自宋以來歷代學者研究，已成定讞。然而近年來又有多位學者對此“定讞”提出質疑，其中以楊善群、張岩等用力最勤。楊善群先後撰有《古文〈尚書〉流傳過程探討》^②、《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的比較研究》^③、《論古文〈尚書〉的學術價值》^④等，從多個角度論證古文《尚書》是西漢以來流傳有序的真實文獻。張岩撰有《審核古文〈尚書〉案》^⑤，文中除了對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舉證和論證做了甄別與批駁外，還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了字頻統計，得出了“作偽難度太高，高到了不可能實現的程度。”^⑥的結論。此外，郭沂^⑦、劉建國^⑧、鄭傑文^⑨等也通過各自的研究指出古文《尚書》是真實可信的文獻。對於張岩的專著，房德鄰教授專門撰有長文予以回應，詳實地批駁了張說之不可信，尤其難得是房文引用了出土文獻中的相關材料，證明晚書之偽無可辯駁。^⑩

過去學者爭論古文《尚書》真偽，大抵都是依賴於傳世文獻。現在不斷出土的楚簡中有不少引用《尚書》的文字，這為我們更好地認清真相提供了新的契機

① 廖名春：《郭店楚簡〈成之聞之〉、〈唐虞之道〉篇與尚書》，《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② 楊善群：《古文〈尚書〉流傳過程探討》，《學習與探索》，2003年第4期。

③ 楊善群：《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的比較研究》，《齊魯學刊》，2003年第5期。

④ 楊善群：《論古文〈尚書〉的學術價值》，《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

⑤ 張岩：《審核古文〈尚書〉案》，中華書局，2006年第一版。

⑥ 張岩：《審核古文〈尚書〉案》第29-33頁。

⑦ 郭沂：《郭店竹簡與中國哲學》，《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第一冊296頁，武漢大學，1999年。

⑧ 劉建國：《先秦偽書辨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⑨ 鄭傑文：《〈墨子〉引〈書〉與歷代〈尚書〉傳之比較——兼議“偽古文〈尚書〉”不偽》，《孔子研究》，2006年第1期。

⑩ 房德鄰：《駁張岩先生對〈尚書古文疏證〉的“甄別”》，《清史研究》，2011年5月。

與方法。我們在此僅從出土戰國文獻引《尚書》文字的角度，對古文《尚書》的真偽做一討論。上文的四條文字分別出自《說命》、《大禹》、《君奭》、《虞志》，其中《大禹》、《說命》皆為古文篇目，而《成之聞之》所稱引的文句不見於今本《尚書》。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現象。裘錫圭先生在《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中說道：“郭簡中的佚篇，偽造者見不到，其中的引《書》之文無從採入，所以在今傳古文《尚書》中就見不到了。”^①這種現象恰恰是偽造者鉤沉當時所見的舊籍引語演繹成古文《尚書》的一個鐵證。

^① 裘錫圭，《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收入《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第四章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周武王有疾 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與今文 《尚書·金縢》校讀

清華簡《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共 14 支，約 410 餘字，簡背有次序編號，其中第 14 簡簡背有篇題“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該篇說明云：“全篇簡文與《尚書》的《金縢》大致相合，當系《金縢》篇的戰國寫本。簡文不用‘金縢’作為篇題，疑抄寫者沒有見過《書序》。《金縢》篇見於西漢末年所傳寫的今文《尚書》，但自西漢以來，學者對其理解頗多歧異。本篇簡文的內容與傳世今本《金縢》篇有一些重要的不同，如記載周武王系在‘既克殷三年’後生病，與今本作‘二年’不同；簡文中沒有今本《金縢》篇中涉及占卜的文句；周公居東為三年而非今本中的二年，等等。”^①

本章我們結合各家研究成果，作三點探討：

1、整理出一份質量較高的楚簡本《金縢》釋文。其中關鍵字的釋讀，我們會在行文中說明，以便儘量準確把握文本的真實含義。

2、將楚簡本《金縢》同今本《尚書·金縢》比照研究，探討兩個本子間重要的區別及其文獻學、歷史學意義。

3、對今本、楚簡本及《史記》所引的《金縢》版本關係作一簡單的探討。

第一節 楚簡本《金縢》釋文校訂^②

武王既克𠂔（殷）三年，王不瘳（豫），又（有）𠂔（遲）。二公告周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1】^③感（戚）𠂔（吾）先王。”周公乃為三坦（壇）同壇（壇），為一坦（壇）於南方，周公立𠂔（安一焉），秉璧𠂔（戴）珪。

瘳，字又見於《保訓》，具體釋讀參見第二章附錄《無逸》條。

①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第 157 頁。

② 本釋文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釋文為底本。如整理者已正確釋出，且無異議，我們就不再贅述了。

③ 每句括號內數字為該簡簡號。

扈，整理者讀為“遲”^①，可從。新蔡簡習見“少遲瘥”、“遲己”等，與此義同，都是病不見好轉的意思。清華簡整理者原將“王不豫”和“有遲”連讀，宋華強指出這兩句主語、謂語各不相同，應該斷開。^②可從。

二公，整理者云：“《魯世家》以為太公、召公。”可從。

感，今本作“戚”，然字作何解，則眾說紛紜。整理者云：“感，《說文》作‘憾’，‘憂也’。今本作‘戚’，《史記集解》引孔安國云：‘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玄訓為‘憂’，云：‘未可憂怖我先王也。’鄭說較長。”廖名春以為“戚”當為“倝”之假借。《方言》卷十二“倝，動也。”^③黃人二、趙思木認為宜按今本讀為“戚”。^④陳民鎮讀為“蹙”，《說文》：“蹙，迫也。从足戚聲。”^⑤按，“戚”舊注訓為“憂”，劉起鈇認為此處的“憂”引申為“心有動”義。^⑥“未可以感（戚）吾先王”義為“還是不能感動我們的先王。”從前後文義看，還是很貼切的。

壇，原篆作“𡵓”，整理者隸定為“鉅”讀為“墀”。劉雲指出該字上半部份“尔”是“𠂔”的簡省，下半部份左邊是“土”，右邊是“旦”。“𠂔”與“旦”可以組成“𡵓”，“𡵓”與“土”又可以組成“壇”字，“𡵓”就是從“土”“𡵓”聲的“壇”字。^⑦劉說正確可從。“壇”應按今本讀為“墀”。

𡵓，原篆作“𡵓”，整理者讀為“植”，復旦讀書會指出此字楚簡多讀為“戴”。^⑧是字沈培先生曾有詳論。^⑨讀“戴”甚是，楚簡“秉璧戴珪”，《史記·魯周公世家》、《王莽傳》、《太玄》均作“戴璧秉圭”，與此同。《易林》作“載”，與“戴”通，亦可證。

① 整理者意見見於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下文整理者意見皆處於此，不再注明。

② 宋華強：《清華簡〈金縢〉校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8日。

③ 廖名春：《清華簡〈金縢〉篇補釋》，孔子2000網，2011年1月5日。

④ 黃人二、趙思木：《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書後（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8日。

⑤ 陳民鎮、胡凱集釋：陳民鎮按語：《清華簡〈金縢〉集釋》按語。復旦網，2011年9月20日。


⑥ 顧頡剛、劉起鈇：《尚書校釋譯論》第三冊，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225頁。

⑦ 劉雲：《清華簡文字考釋四則》，《考古與文物》2012年第1期。

⑧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金縢〉研讀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5日。

⑨ 沈培：《試釋戰國時代从“之”从“首（或从‘頁’）”之字》，2007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會議論文。

史乃册【2】祝告先王曰：“尔（爾）元孫發（發）也，𡗗（遘）遘（害）盛（虐）疾，尔（爾）母（母）乃有備（服）子之責才（在）上。佳（惟）尔（爾）元孫發（發）也，【3】不若但（旦）也，是年（佞）若巧（巧）能，多𡗗（才）多𡗗（藝），能事𡗗（鬼）神。命于帝𡗗（庭），𡗗（溥）又（有）四方，以奠（定）尔（爾）子【4】孫于下𡗗（地）。尔（爾）之𡗗（許）我，我則𡗗（厭）璧與珪；尔不我𡗗（許），我乃以璧與珪𡗗（歸）。”周公乃內（納）𡗗（其）【5】所爲𡗗（功），自以𡗗（代）王之𡗗（說），于金縢（縢）之匱，乃命執事人曰：“勿敢言。”

𡗗，原篆作，整理者隸定為“𡗗”，“𡗗”聲，在溪母屋部，讀為見母侯部之“遘”，《說文》：“遇也。”高佑仁認為字當隸定為𡗗，^①今從高說。

“有備子之責才上”此句學者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清華簡整理者云：“有備子之責在上，備，今本作‘丕’，《魯世家》作‘負’。孔傳、馬融訓丕為大，謂天命爾三王有大子愛爾子孫之責。鄭玄讀為‘不’，謂若武王死，則爾三王有不子愛之責在上。《史記》、《白虎通》、《後漢書·隗囂傳》作‘負子’，負訓背，謂背棄子民。《公羊》桓公十六年注云：‘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徐疏謂負茲謂負事繁多。曾運乾《尚書正讀》讀如《周本紀》‘衛康叔封布茲’之‘布茲’，‘為弟子助祭以事鬼神者之一役’（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第一四一頁）。”

關於傳世文獻中的“丕子”、“負子”，前人解釋為“大慈”、“不慈”、“諸侯生病的專名”、“大子”等說法於文中均難說通。廖名春認為此處“備”讀為“服”，訓為“事”^②，倒是頗為新穎的一種釋法，值得考慮。

𡗗，整理者認為：“從石，𡗗聲，讀為‘晉’或‘進’。‘𡗗’為‘晉’之《說文》籀文：‘𡗗即奇字晉（晉）。’”此說不確。𡗗“字屢見於新蔡簡、楚帛書，徐在國先生早已指出此字當與“厭”通。^③

𡗗，整理者認為：“今本作‘功’，《魯世家》易為‘質’，江聲讀如‘周鄭交質’之質，謂以己身為質。或解功為《周禮·大祝》‘以辭責之’之功，殆非。”劉樂賢認為當以“質”為是，故認為簡文“𡗗”從“示”聲。^④按，如讀為“質”文意甚安，劉說彌合了“質”、“𡗗”之關係，但對《尚書·金縢》“功”的來歷，

①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金縢〉研讀札記》一文下高佑仁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5日。

② 廖名春：《清華簡與〈尚書〉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6期。


③ 徐在國：《新蔡葛陵楚簡札記（二）》，“簡帛研究”網，2003年12月17日。又徐在國：《談楚帛書讀“厭”之字》，《華學》第九、十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④ 劉樂賢：《清華簡〈金縢〉“𡗗”字試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1年6月。






卻無法說明。在清華簡未公佈之前，李學勤先生曾詳細比較了《金縢》與楚簡禱辭的關係，認為：“鄭玄講‘功’是‘以辭責之’，還是有道理的。由此足見，《金縢》周公自以功，與《周禮》、《楚簡》的‘攻’不可混為一談。”^①此處，我們按李學勤先生的意見，暫依鄭注。

紃，整理者認為“紃，欠聲，在幫母蒸部，讀為定母蒸部之“縢”。“蘇建洲後來補充云：“紃恐怕就是紃字，交朕有通假例證。”^②可從。

亓（就）逯（後），武王力（陟），城（成）王由（猶）【6】孳（幼），才（在）立（位）。官（管）弔（叔）返（及）汭（其）羣雉（兄）倮（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廼（將）不利於孺（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7】□□□□亡（無）以逯（復）見於先王。”周公石（宅）東三年，禘（禍）人乃斯得。於逯（後），周公乃逯（遺）王志（詩），【8】曰《周（鴟）鴟》。王亦未逆公。



周鴟，原篆作“”，今本作“鴟鴟”。整理者云：“《周鴟》，今本作《鴟鴟》，見《詩·豳風》。疑“周”當讀‘雕’。“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讀書會認為周（雕）鴟其實就應該讀為“鴟鴟”。他們說：“微文部與幽覺部相轉大家講得已不少，除微文部外也涉及一些脂質部字，如：敦琢、追琢即雕琢，‘敦弓’即‘彫弓’，‘弣’一般解為天子之弓，《孟子》舜弓之‘弣’實應即與‘弣’為一，此可視為一輾轉相通之例。舜弓之名，《孟子·萬章上》云‘干戈朕，琴朕，弣朕’，趙岐注：‘弣，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




“”字隸定、釋讀雖無太多疑問，然此字右所從“”形，應是首見，有重要的文字學意義。蘇建洲說：“《金縢》簡9‘周（鴟）鴟’之‘鴟’的‘号’


旁寫法值得關注。依此寫法，則老簠‘漁于大’，‘’字張光裕、張富海先生以為從“号”是對的，此字讀法以前曾聞陳劍先生有‘沼’之說。此外高青陳莊引簠‘乃御’，‘’左旁也是這一系列的寫法。‘’李學勤先生釋

① 李學勤：《〈尚書·金縢〉與楚簡禱辭》，收入《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務印書館，2008年10月第一版。













②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金縢〉研讀札記》一文下蘇建洲的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5日。

爲‘敬’，董珊先生根據上引李家浩先生釋，下從‘也’的說法將，

釋爲‘施’。今可知應釋爲‘致’，則可讀爲‘效’。李學勤先生解釋‘御’說：《呂氏春秋·貴卒》注：‘御，猶使也。’在此指王的使命。則‘效乃御’，也就是典籍常見‘效命’之意。有趣的是上引《古研》26（引者按：當爲《古文字研究》第27輯。）李家浩先生文章提到字體說：‘（5）的寫法（引者按，指“”形。）目前古文字中尚未見到，是我們根據上述古文字形體演變特點虛擬的。’今由鴟字的寫法證實李家浩先生‘料字如神’，有先見之明。同時曾侯乙編鐘銘文

‘某律之在某國爲某律’還是如裘、李兩先生釋爲‘號’爲上。”

從清華簡“鴟”字寫法判斷，蘇說應該是正確的。看來楚文字中的“号”、“也”字形之間的關係，需要重新作一梳理。

是戠（歲）也，蒹（萩一秋）大管（熟），未（穫）。天疾風以（雷），禾斯（漸）晏（偃），大木斯（漸）戠（拔）。邦人【9】（弁），夫（大夫）纂（端），以戠（啓）金紘（縢）之匱。王得周公之所自以爲杠（功），以弋（代）武王之效（說）。王（問）執【10】事人，曰：“訐（信）。毆（繫）公命我勿敢言。”王捕（把）箸（書）以（泣），曰：“昔公董（勤）袋（勞）王豕（家），佳（惟）余（沖）人亦弗返（及）【11】智（知）。今皇天（動）鬼（威），以章（彰）公惠（德）。佳（惟）余（沖）人元（其）覩（親）逆公，我邦豕（家）豐（禮）亦宜之。”

今本與“”對應之字作“穫”。


宋華強將此字與上博簡相關字形聯繫考慮：



（《上博四·采風曲目》3）



（《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4）

宋華強認為陳劍將這類字形釋爲“列”是最合理的，故認為清華簡亦從“列”聲，讀爲“穫”。^①

① 宋華強：《清華簡〈金縢〉讀爲“穫”之字解說》，武漢大學簡帛中心網站，2011年1月14日。

清華簡《系年》第二十一章第一一九簡至一二〇簡有人名“魏擊”，簡文寫作“魏繫”，李學勤先生認為“𣪠”字應與此有關，“𣪠”當釋為“𣪠”。^①

李先生解釋說：“‘𣪠’是見母錫部字，何以能假讀為‘穫’？原來‘𣪠’、‘繫’都在見母錫部，而‘繫’與‘畫’又在匣母錫部。《孟子·公孫醜下》：‘孟子去齊，宿於畫。’《史記·田單傳》集解引劉熙注：‘畫音獲’。‘𣪠’、‘穫’通假，於此可證。‘獲’、‘穫’均為匣母鐸部，同錫部韻旁轉。”

從文義來看，“𣪠”讀為“穫”是沒有疑問的。但“𣪠”形究竟如何解釋，現在還難以說清。僅從字形上判斷，我們認為宋華強的說法更好一些。

清華簡《金縢》簡 9：“天疾風以雷，禾斯𣪠（偃），大木斯拔。”今本《金縢》作：“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起。”清華簡《金縢》簡 11：“天反風，禾斯起。”今本《金縢》作：“反風，禾則盡起。”兩例“斯”字，今本皆作“盡”。何家興以為：“‘斯’讀‘漸’，《說文》水部：漸，水索也。徐鍇《說文繫傳》：索，盡也。《方言》卷三：漸，盡也。”^②可從。

𣪠，原篆作“𣪠”。蘇建洲指出此字中間所從與《性情論》19“𣪠”同形。^③黃德寬、徐在國先生釋為“𣪠”。^④現在看來，黃、徐二位先生的說法無疑是正確的。𣪠亦從“𣪠”聲，應按今本讀為“拔”。

𣪠，原篆作“𣪠”，整理者隸定為“綵”，後來陳劍指出：“其字从‘糸’、‘𣪠’聲，應即‘綴’之繁體。此句《金縢》作‘王與大夫盡弁’，《魯世家》作‘成王與大夫朝服’，其字雖無對應之文，但其義不難推知。按字當讀為‘端冕’、‘玄端’、‘端委’、‘端章甫’等之‘端’，正與‘弁’皆為‘朝服’。‘綴’與‘端’聲母相近、韻部月元對轉，兩字相通，猶‘瑞’之从‘耑’聲也。”^⑤陳說可從。

① 李學勤：《釋清華簡〈金縢〉通假為“穫”之字》，《出土文獻研究》第十輯，中華書局，2011年7月。

②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金縢〉研讀札記》一文下何家興的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5日。

③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金縢〉研讀札記》一文下蘇建洲的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5日。

④ 黃德寬、徐在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性情論〉釋文補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2期。又收入《新出楚簡文字考》，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⑤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金縢〉研讀札記》一文下陳劍的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5日。

捕，整理者讀爲“布”，復旦讀書會讀爲“搏”或“把”^①，單育辰從古音、訓詁角度論證了捕應讀爲“把”，可從。^②

盜，整理者云：“盜，沈聲，在定母侵部，讀爲定母冬部之“冲”，侵、冬旁轉。“可從。“冲子”《尚書》習見，本指年齡幼小之人，這裡當是特定場合自稱的謙辭。

王乃出逆公【12】至鄙（郊）。是夕，天反風，禾斯（漸）迄（起），什（凡）大木斲（之所）臧（拔），二公命邦人糞（盡）遽（復）坐（築）之。載（歲）大又（有）年，莪（萩一秋）【13】則大穡（穫）。【14】

周武王又（有）疾，周公所自以弋（代）王之志。【14】背

楚簡《金縢》自名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先秦古籍中亦見將《尚書》篇目稱為“志”的說法。如《左傳·襄公三十年》提到的《仲虺之志》，其實就是《仲虺之誥》，再如《左傳·文公二年》提及的《周志》，就是《尚書·周書》。不過從簡文徑稱“周武王”來看，這個篇題也不該是西周時的原題，至少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之後的產物。廖名春認為是：“在流傳過程中，戰國人爲了區分，已有改動，加上‘周’字。”

今本《金縢》前《小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此說歷來受到學者質疑，因為《金縢》近乎是一個神化周公的故事，如果是周公自己所作，顯然與聖人的形象不合。蘇東坡說：“《金縢》之書，緣周公所作，非周公所作。周公作金縢策書爾。”^③蘇東坡的說法是很有道理的。從楚簡篇題來看，《金縢》一定不是出自周公之手。李學勤先生認為簡文不用《金縢》篇題，可能表明沒有見到書序。且楚簡本與今本應該分屬於兩個不同的系統。^④按，這一說法是很有道理的。我們認為今本之所以題為《金縢》，很可能是因為沒有看到楚簡本的自題，而擷取了文中的“金縢”二字。

最後，我們把楚簡本《金縢》用通行文字重新寫出來並試譯成現代漢語作為本小節的結束：

①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金縢〉研讀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5日。

②單育辰：《佔畢隨錄之十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8日。

③蘇東坡《書傳》卷十一，見《蘇東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④李學勤：《清華簡九篇綜述》，《文物》2010年第5期。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

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遲。二公告周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吾先王。”周公乃爲三壇同墀，爲一壇於南方，周公立焉，秉璧戴珪。史乃冊祝告先王曰：“爾元孫發也，遘害虐疾，爾毋乃有服子之責在上。惟爾元孫發也，不若旦也，是佞若巧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命于帝庭，溥有四方，以定爾子孫于下地。爾之許我，我則厭璧與珪；尔不我許，我乃以璧與珪歸。”周公乃納其所爲功，自以代王之說，于金縢之匱，乃命執事人曰：“勿敢言。”

就後，武王陟，成王猶幼，在位。管叔及其羣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無以復見於先王。”周公宅東三年，禍人乃漸得。於後，周公乃遭王詩，曰《鴟鴞》。王亦未逆公。

是歲也，秋大熟，未穫。天疾風以雷，禾漸偃，大木漸拔。邦人□□□□弁，大夫端，以啓金縢之匱。王得周公之所自以爲功，以代武王之說。王問執事人，曰：“信。繫公命我勿敢言。”王把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余沖人亦弗及知。今皇天動威，以彰公德。惟余沖人其親逆公，我邦家禮亦宜之。”

王乃出逆公至郊。是夕，天反風，禾漸起，凡大木之所拔，二公命邦人盡復築之。歲大有年，秋則大穫。

周武王戰勝殷商後的第三年，生病了，病情遲遲不見好轉。太公、召公和周公說：“我將爲王恭敬地占卜。”周公說：“這不足以感動我們的先王。”周公於是在一個祭祀的場地築三個壇，在南方築一個壇，周公站在那裡，持璧加珪。史官書寫簡冊向先王祝禱說：“您的長子姬發，遭遇災禍生了疾病，如果先王在天上使用兒子的需求，那麼您的長子發在這方面可不如我姬旦。（此句義為周公願替代武王死）我有很多高明的技巧，多才多藝，能夠侍奉鬼神。武王從上天獲得了天命，廣泛地擁有天下，從而能夠在下面安定您的子孫。如果您答應我，我就把玉璧和玉圭瘞埋起來；如果您不答應我，我就帶著玉璧和玉圭回去。”周公於是把祈求自己替武王去死的內容放到了一個用金屬繩子捆扎的櫃子裏面。和執事的人說：“不得言語。”

過了不久，武王死了。成王還很年幼就繼承了君位。管叔和他的一些兄弟在

國內散佈流言說：“周公將不利於年幼的成王。”周公和太公、召公說：“……（此處佚），我將沒辦法再去見先王。”周公東征三年，禍亂的人全部抓獲。後來，周公作《鷦鷯》一詩送給成王。成王也沒有迎接周公。

這一年秋天，莊稼豐收但還沒有收割。天颺起大風伴以雷電，莊稼全部吹倒，大樹連根拔起，國人……大夫穿上朝服，打開金屬繩子捆扎的櫃子。成王得到了周公願意用自己替代武王去死的記錄，王問執事的人，執事的人說：“確實如此啊，只是周公命令我不得說這件事。”成王手拿著書哭泣地說道：“過去周公為王事辛勞，只是我這個小孩子不知道。現在上天動了威嚴，彰顯周公的美德，我這個小孩要親自迎接周公，才符合我邦家的禮儀。”

於是成王親自到郊外迎接周公。當天晚上，天颺起了相反方向的風，莊稼全部又豎了起來，那些被颺倒的大樹，太公、召公命令國人全部復位並用土夯實。這一年莊稼長勢很好，秋天獲得了大豐收。

第二節 楚簡本《金縢》與今本《金縢》對讀

在梳理完楚簡中的關鍵字後，本節我們將簡本與今本相關文字排列在一起比較，並從文獻學、歷史學等角度探討其中的重要差別。

【今本】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墀。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遵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占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簡本】

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遲。二公告周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威吾先王。”周公乃爲三壇同墀，爲一壇於南方，周公立焉，秉璧戴珪。史乃册祝告先王曰：“爾元孫發也，遭害虐疾，爾毋乃有服子之責在上。惟爾元孫發也，不若旦也，是佞若巧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命于帝庭，溥有四方，以定爾子孫于下地。爾之許我，我則厭璧與珪；尔不我許，我乃以璧與珪歸。”周公乃納其所爲功，自以代王之說，于金縢之匱，乃命執事人曰：“勿敢言。”

今本及《史記·魯世家》都記載武王克商後二年生病，而簡本作三年，過去關於武王滅商後在位的年數一直爭論不休，夏商周斷代工程採用了鄭玄的四年說^①，從楚簡的記載來看，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關於周公的祝禱之辭，今本明顯要比簡本詳細。如今本說“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先從正面說周公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接著又從反面說道武王在這方面不如自己，武王受天命，應該在人間管理臣民。而簡本則省略了反面敘述，直接從周公的“能事鬼神”跳躍到武王“命于帝庭”，這兩句的主語明顯不同。此處今本的敘述要比簡本明白曉暢，優於簡本。

今本“元孫某”簡本作“元孫發”。孔傳云：“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孔穎達疏：“‘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錄爲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泰誓》《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爲此典，故不須諱之。”楊筠如認為《史記》作“王發”，《尚書》作“王某”是周史諱其名也。^②現在看來，不管是孔疏所說的史官記錄是成王所讀，還是楊筠如提出的周史避諱，恐怕都不對。因為楚簡明白無誤記載的是武王的字發，至少在戰國楚地的傳本中，並沒有避諱。

①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第 48-49 頁，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 年。

② 楊筠如：《史記叢詁》第 226 頁，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今本關於占卜的文句，簡本全部沒有涉及。《金縢》開頭記載二公建議為武王穆卜，周公是拒絕了的。今本後文卻又提及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明顯與前文矛盾。袁枚云：“二公慾穆卜，公拒之，以為未可以威我先王……他人威先王不可，而已威先王則可，非伯尊之攘善而何？”進而得出了“《金縢》雖今文，亦偽書也”的結論。^①現在簡本全無占卜一事，可見周公並無矛盾之處，簡本的記載澄清了學者對周公的疑惑。此處簡本在邏輯上明顯優於今本。《史記·魯世家》也提到了周公占卜的文句，可見司馬遷所見到的《尚書》版本也與楚簡本不同。

今本此段最末云“王翼日乃瘳”，說明周公的禱告起了作用，武王確實有所好轉。而簡文無此記載，周公禱告完畢後，緊接著就云“就後，武王陟”敘述較今本緊湊。從《金縢》全篇敘述的時間跨度來看，武王病重到去世之間曾“翼日乃瘳”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頗疑此處“武王翼日乃瘳”是後人為神化周公而加上的。

【今本】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簡本】

就後，武王陟，成王猶幼，在位。管叔及其羣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無以復見於先王。”周公宅東三年，禍人乃漸得。於後，周公乃遺王詩，曰《鴟鴞》。王亦未逆公。

此段內容今本與簡本敘述大致相當。但今本“周公居東二年”，簡本作“周公宅東三年”。此處異文十分重要，能廓清千年來學者對此句的誤解。《詩·豳風·東山》“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明確記載了周公東征是三年時間。今本《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從馬融、鄭玄始大都不相信此處說的是周公東征之事，而認為是周公待罪居東二年。究其根源，問題出在今本的“二年”上，與東征三年時間難以

① 袁枚：《金縢辨上》，《小倉山房文集》卷22，《袁枚全集》，第2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吻合。故學者不得不另立新說。現在清華簡記載“周公宅東三年”與東征年數密和，所以這個千年來的誤解就不存在了。而下文“則罪人斯得”也文從字順：周公東征三年，將造謠叛亂的管叔、蔡叔等全部抓獲。

今本“未敢誚公”，“誚”是責讓之義。簡本作“未逆公”義成王沒有出迎周公。兩本此處敘述略有不同。

【今本】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电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筑之，歲則大熟。

【簡本】

是歲也，秋大熟，未穫。天疾風以雷，禾漸偃，大木漸拔。邦人□□□□弁，大夫端，以啓金縢之匱。王得周公之所自以為功，以代武王之說。王問執事人，曰：“信。繄公命我勿敢言。”王搏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余沖人亦弗及知。今皇天動威，以彰公德。惟余沖人其親逆公，我邦家禮亦宜之。”

王乃出逆公至郊。是夕，天反風，禾漸起，凡大木之所拔，二公命邦人盡復築之。歲大有年，秋則大穫。

今本云“秋，大熟，未穫”，簡本作“是歲也，秋大熟，未穫”，兩句看似無太多差異，實則楚簡此處文字具有重要的文獻學價值。

《史記·魯世家》中“秋未穫”這段記載位於“周公卒後”之後，孫星衍據此認為今本《金縢》存在錯簡，“秋未穫”一段不是《金縢》文字，應是《亳姑》佚文。他說：“此‘秋，大熟’以下有脫簡，不知何年秋也。”^①孫說影響較大，

①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第334-336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皮錫瑞，王先謙等皆因之。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一則《史記》此處敘述混亂；二則今本《金縢》只云“秋大熟”，故學者認為此“秋”與前文敘述的周公東征歸來不是一年。現在我們看到的戰國楚簡本《金縢》，首先“是歲也，秋大熟，未穫”緊接著“周公東征”之事，其次明確說明“是歲也”，與前文定是同一年。所以可以判定：孫說不確，今本《金縢》此處並無錯簡，也不存在《亳姑》佚文。只不過今本敘述沒有簡本明確而已。^①

今本云“王出郊”，簡本作“王乃出逆公至郊”。此處異文具有重要的史學與經學價值。

問題還是由《史記·魯世家》引起。因《史記》前文已交代了“周公卒”，所以《史記》此處敘述“王出郊”就不可能是爲了“出逆公”了。為說明問題，我們將《史記·魯世家》相關文字抄在下面：

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于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按照《史記》的說法，成王出郊，是為郊祭。而楚簡明確記載，此時周公尚在人世，成王出郊，是“出逆公”，所以司馬遷的“郊祭”說就靠不住了。由此可對《春秋》中數處“卜郊”經文做出新的認識。馬楠在《〈金縢〉篇末析疑》^②已有詳論，這裡我們就不多說了。

第三節 簡本、今本及《史記》所引版本之關係

《金縢》反映了西周初肇時的幾個歷史事件，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從上文的梳理很明顯可以看出，楚簡本《金縢》與傳世本《金縢》的差別還是不少的。關於兩者間的關係，李學勤先生認為應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傳流系統。^③廖名春先生則以為楚簡本《金縢》從整體上要晚於今本，要劣於今本。^④黃懷信認為，簡書《金縢》總體上較今本晚出，簡書對原作有節略、壓縮與改寫；今本則更多地保留了原始面貌。但簡書又不全本于今本，今本也不是原始之作。說明古書流傳，

① 詳參李銳：《〈金縢〉初探》，《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2期；劉國忠：《從清華簡〈金縢〉看傳世本〈金縢〉的文本問題》，《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② 馬楠：《〈金縢〉篇末析疑》，《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

③ 李學勤：《清華簡九篇綜述》，《文物》2010年第5期。

④ 廖名春：《清華簡與〈尚書〉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6期。

傳抄者多可改易增刪文字，乃至移動句子，改變句式。這種現象，對於重新認識《古文尚書》當有幫助。^①楚簡《金縢》較之今本《金縢》，敘述簡略，很多細節也有缺失，說是兩個不同的流傳系統應無問題。劉國忠進一步認為這兩個不同的流傳系統應該有共同的來源，^②也是很好的意見。我們贊同這個說法，因為畢竟兩個版本在章旨以及敘述模式上還是很相近的，今本在流傳過程中被後人修飾的成份可能更多一些。

關於司馬遷在《史記·魯世家》中所轉引的《金縢》版本，很可能與今本《尚書·金縢》及楚簡本《金縢》都不相同，應該是第三個流傳系統，不過從內容上看，和今本《尚書·金縢》更加接近。《尚書·金縢》篇今文、古文並見，我們猜測司馬遷在《史記》中很有可能糅合了這兩個版本，所以呈現出了與楚簡本差異較大的面貌。

①黃懷信：《清華簡〈金縢〉校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3月21日。

②劉國忠：《從清華簡〈金縢〉看傳世本〈金縢〉的文本問題》，《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第五章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尹誥》與 偽古文《尚書·咸有一德》研究

清華簡《尹誥》共4支，長45釐米，原無篇題，“尹誥”係整理者根據《禮記》與郭店簡、上博簡《緇衣》所引篇名確定，簡背有次序編號。《尹誥》為《尚書》中的一篇，或稱《咸有一德》。清華簡《尹誥》與孔傳本《咸有一德》全然不同，東晉梅賾所獻的孔傳本確如宋以來學者所考，系後世偽作。《殷本紀》云“伊尹作《咸有一德》”，事在湯踐天子位後，介於《湯誥》、《明居》之間，而孔傳本及《書序》則以為太甲時，列於《太甲》三篇之下，與《殷本紀》不合。按司馬遷曾問學於孔安國，孔安國曾親見孔壁《尚書》，所說自屬可信。現在簡文所敘，很清楚時在湯世，偽《咸有一德》的謬誤明顯。^①

今本《咸有一德》與清華簡《尹誥》相較，只有“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和“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兩句可資對讀，其餘文字迥然無涉。而這兩句恰恰又見於《禮記·緇衣》。前賢多疑今本古文《尚書》為後世摭取典籍中徵引《尚書》文字演繹而成，如今我們看到戰國時真正的古文《尚書》，可以肯定地說，古文《尚書》確係後人偽造。

按照上一章的慣例，本章我們結合各家研究成果，作兩點探討：

1、整理出一份質量較高的楚簡本《尹誥》釋文。其中關鍵字的釋讀，我們會在行文中說明，以便儘量準確把握文本的真實含義。

2、將楚簡本《尹誥》同今本《尚書·咸有一德》比照研究，對兩個本子之間的關係作出一些初步探討。

第一節 楚簡本《尹誥》釋文校訂

隹（惟）尹既返（及）湯咸又（有）一惠（德）。尹念天之敗（敗）西邑顛（夏），曰：“顛（夏）自惠（絕）元（其）又（有）民，亦隹（惟）𠄎（厥）衆。非民亡（無）與獸（守）邑，【1】𠄎（厥）辟复（作）愚（怨）于民，（民，民）𠄎（復）

① 參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第132頁。

之，甬（用）麗（離）心，^①我戡（戡-翦）滅（滅）顓（夏）。今句（后）善（曷）不藍（監）？”

首二句可與傳世文獻《尚書·咸有一德》及《禮記·緇衣》相關文句對讀，我們在“可與今本《尚書》對讀之異文疏證”一章中已有討論，這裡就不多說了。

“畢”整理者讀為“厥”是對的，廖名春讀為“蹶”，訓為挫敗。並認為“夏自絕其有民，亦惟厥衆”即是說夏既是“自絕其有民”，也因此而挫敗於衆，為衆所顛覆。按，此說不確，如按廖先生的理解，第二小句應作“亦惟厥於衆”才能講通。其實此處按整理者讀為“厥”就十分妥當，“其有民”、“厥衆”都是“自絕”的賓語。需要注意的是此處“民”、“衆”具體所指似有區別，王寧引卜辭例證認為“衆”指的是夏朝的軍隊。^②可備一說。不過從下文“吾何作于民，俾我衆勿違朕言？”看，似乎“民”、“衆”又無甚差別，待考。

戡，整理者認為即三體石經“戡”（捷）字。捷，《呂氏春秋·貴卒》注：“疾也。”滅即“滅”字，例見郭店簡《唐虞之道》二八號簡。《說文通訓定聲》云“威”以戍為聲。^③戡，釋為“捷”當是李學勤先生的意見，李先生在不少場合中皆力主此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以下簡稱“讀書會”）指出字當釋為“翦”^④，他們說：

戡 “即甲骨文屢見的“戡”字，當從陳劍先生說釋讀為“翦”。（原註：陳劍：《甲骨文“戡”字補釋》，《甲骨文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 2007 年版，第 99—106 頁。）理由有二：第一，本書所收《祭公》一篇的“祭”字作“𩚑”，右半所从即西周春秋金文寔鼎（《集成》02731）、呂行壺（《集成》09689）、庚壺（《集成》09733）、四十二年逯鼎（《盛世吉金——陝西寶雞眉縣青銅器窖藏》72～73 頁）“𩚑”之省（省去了“戈”的大半，但戈援的橫畫尚存），“𩚑”字又見於《上博（四）·曹沫之陣》簡 42 等，各家多已指出即三體石經“捷”字古文“戡”，

① 此處斷句參考了張崇禮的意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附：〈尹至〉、〈尹誥〉、〈程寔〉釋文）》一文下張崇禮的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 年 1 月 8 日。

② 王寧：《清華簡〈尹至〉〈尹誥〉中的“衆”和“民”》，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 年 2 月 4 日。

③ 整理者意見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尹誥》註釋，下凡整理者意見皆出於此，不再注出。


④ 梁立勇也有相同看法，文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1 年 6 月。不過從時間上看，梁先生的說法要晚於復旦讀書會之後。

可信。“𣪠”字右半所从與“戔”字字形上雖有聯繫，但顯然並非一字，釋“戔”爲“捷”似不妥當。第二，《尹誥》此例“戔（滅）”連言，古書中只有“翦滅”的說法，如《左傳·成公二年》“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後漢書·鮑永列傳》“翦滅篡逆之策”等，未見“捷滅”的說法。從辭例上看，竹書的“戔”也應該釋讀爲“翦”。^①按，從字形、辭例看，復旦讀書會的意見是正確的。

書，整理者讀為“胡”，讀書會認為從語音上考慮，不如讀為“曷”更直接。按，讀書會意見可從。

報（摯）告湯曰：“我克𣪠（協）我吝（友），今【2】佳（惟）民、遠邦歸志。”湯曰：“於（鳴）虺（呼！吾）可（何）𣪠（作）于民，卑（俾）我衆勿韋（違）朕言？”報（摯）曰：“句（后），𣪠（其）季（賚）之𣪠（其）又（有）顯（夏）之【3】金玉、田邑，舍（予）之吉言。^②”乃至（致）衆于白（毫）中（中）邑。【4】

𣪠，整理者讀為“祚”，訓為“福”。廖名春指出當讀為“作”，《爾雅·釋言》：“作，爲也。”“吾何作于民”，即“吾何爲于民”，亦即“吾爲何于民”。按，廖說可從。

“田”字原篆作, 整理者釋為“日”，讀為“實”。後陳劍發現此字中間實有一細微筆劃，遂改釋為“田”。之前學者往往爭論“日邑”之“日”究竟該通假為何字，陳劍將“田”字認出，“田邑”就很好理解了。

“舍”，廖名春指出當讀為“予”。^③可從。

“吉言”按字面理解就是“善言”，不過此處具體何指，頗令人躊躇。廖名春說吉言“係夏桀之言，指一派不見實惠的空頭好話。”^④文意上很難講通，不可取。黃懷信認為“舍之吉言不可通，‘言’字疑涉上‘朕言’衍。”^⑤此說亦不可

①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附：〈尹至〉、〈尹誥〉、〈程寤〉釋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5日。以下凡讀書會意見皆出此文，不再注出。

② 此處斷句參考了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附：〈尹至〉、〈尹誥〉、〈程寤〉釋文）》的意見。

③ 廖名春：《清華簡〈尹誥〉篇補釋》，孔子2000網“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11年1月5日。

④ 廖名春：《清華簡〈尹誥〉篇補釋》，孔子2000網“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11年1月5日。

⑤ 黃懷信：《由清華簡〈尹誥〉看〈古文尚書·咸有一德〉》，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3月25日。

信。曹方向認為“言”可以理解為政令，可備一說。^①

這裡要談談“后，其賚之其有夏之金玉、田邑，予之吉言”一句所指對象究竟為何人的問題。我們認為所指的應該還是商民。前一句商湯向伊尹問道“吾何作于民，俾我衆勿違朕言？”而“后，其賚之其有夏之金玉、田邑，予之吉言。”就應是伊尹回答商湯提出的辦法。“賚之其”之“其”就是前文的“我衆”。之前由於“田”字未能正確釋出，不少學者按整理者意見將之讀為“金玉實邑”，把“舍之吉言”理解為“不用善政，不行仁政”的意思^②，按照這樣理解，此句說的就是“有夏”了，那麼伊尹的回答顯然是文不對題。不過，此處的斷句仍有不少爭議，我們反復思索，此句甚至全文的理解也只能說是目前所有看法中比較通順的一種。

“亳中邑”，劉雲引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中“凡《詩》言‘中’字在上者，皆語詞”的說法，認為就是“亳邑”。^③可從。

最後按照慣例，我們把清華簡《尹誥》全文用通行字重新寫出，並試譯成現代漢語：

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尹念天之敗西邑夏，曰：“夏自絕其有民，亦惟厥衆。非民無與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復之，用離心，我翦滅夏。今后曷不監？”摯告湯曰：“我克協我友，今惟民、遠邦歸志。”湯曰：“嗚呼！吾何作于民，俾我衆勿違朕言？”摯曰：“后，其賚之其又有夏之金玉、田邑，予之吉言。”乃致衆于亳中邑。

伊尹已經來到湯這裡^④，君臣二人都有純一的品德。伊尹想到上天已經讓夏滅亡，說道：“夏的統治者自決於民，也自決於衆。^⑤沒有人民就無法守護邦家，夏的國君構怨於民，人民也這樣對他，因為君民離心了，我們才能翦滅夏邦。現

① 曹方向：《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尹誥〉篇補議一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8日。

② 如曹方向：《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尹誥〉篇補議一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8日。

③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附：〈尹至〉、〈尹誥〉、〈程寤〉釋文）》一文下劉雲的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7日。

④ 此句翻譯參考了孫飛燕的意見。孫飛燕：《也談清華簡〈尹誥〉的“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1年6月。

⑤ 此句翻譯參考了劉洪濤的意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附：〈尹至〉、〈尹誥〉、〈程寤〉釋文）》一文下劉洪濤的評論，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月6日。

在商王您爲什麼不引以爲戒呢？”伊尹告訴湯說：“我們能夠協和我們的友邦，現在人民和遠邦都有歸附之心。”湯說：“嗚呼！我對民作什麼，才能使衆人不違背我的話？”伊尹說：“王啊，你要賞賜衆人夏邦的金玉、田邑，給予他們吉言。”（湯）於是將衆人聚集到亳邑。

第二節 楚簡本《尹誥》與《尚書·咸有一德》之關係

與上一章所論《金縢》不同，清華簡《尹誥》與今本文字大相徑庭，二者發生繫聯應賴兩篇篇題的一致。而清華簡《尹誥》原本無篇題，是整理者根據篇首一句與《禮記·緇衣》所引《尹誥》相合而確定的。那麼，一個根本的問題，清華簡的《尹誥》是不是即真正的《尚書·尹誥》？對此大部份學者並無異辭，只有黃懷信提出了不同看法。黃先生認為清華簡《尹誥》有如下幾點問題：

一、第一句衍“及”字；“絕其有民，亦惟其衆”句有訛誤；“今惟民遠邦歸志”衍“民”字；“舍之吉言”衍“言”字。

二、第一句與第二句“尹念天之敗西邑夏”乃至全文沒有關係，缺乏邏輯聯繫。

三、伊尹曰不是告湯之辭，“今后”以史當是太甲。

四、復有“摯告湯曰”，說明本不是同一篇文字。

五、湯曰爲問話，與摯告沒有關係，說明與上又非一事。

六、摯曰是答湯之問，爲對話。^①

黃先生所言第一條，我們在本章第一節都已梳理討論過了，應該說清華簡《尹誥》還是文從字順的，第一條所舉的問題其實都不存在。第二條，“尹念天之敗西邑夏”與全文沒有關係，恐怕只是黃先生的一家之言。“尹念天之敗西邑夏”是全篇伊尹與商湯對話的緣由，下文伊尹的論述，都是由“念天之敗西邑夏”引起，怎麼能說此句與全文沒有關係呢？第三條，認為“今后”當是“太甲”，僅從字面上並不能看出，“今后”義為“現在的王”，完全可以指“湯”。黃說此處可能受今本《咸有一德》影響。至於第四、第五、第六條所說的問題，其實都是不存

① 黃懷信：《由清華簡〈尹誥〉看〈古文尚書·咸有一德〉》，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3月25日。

在的，清華簡此篇每簡後皆有編號，不存在錯簡、脫簡的可能，且從上一節的現代漢語翻譯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全篇的語言、邏輯都是很通暢的，並不存在黃文所說的問題。准此，在沒有其他令人信服的證據之前，我們還是應該相信整理者的意見。

清華簡《尹誥》屢次言及“民”、“衆”，其中“今惟民、遠邦歸志”幾乎與《孟子·梁惠王上》“斯天下之民至焉”旨趣相近，具有鮮明的民本思想，是很值得重視的。今本《尚書·咸有一德》雖然與楚簡本文字不合，但強烈的民本思想，還是二者所共有的。這可能並非巧合。爲了便於說明問題，我們將偽古文《尚書·咸有一德》全文寫在下面：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可以看出，伊尹對太甲的告誡中，也反復提到“民”的重要。虞萬里詳細對比了清華簡《尹誥》與偽古文《尚書·咸有一德》的文句，認為《咸有一德》整體上是一篇闡述經典大義之文，內容與《尹誥》相同且可相互印證，形式是不與經文相混的獨立傳體，篇名亦與《書序》、《史記》及鄭玄所稱一致，故最有資格被視為西漢經師所作的一篇《古文尚書·尹誥》之傳。^①

鄭玄注《禮記·緇衣》云：“《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

① 虞萬里：《由清華簡〈尹誥〉論〈古文尚書·咸有一德〉之性質》，《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1年6月。

今亡。”可見，原本《尹誥》在東漢末時已經亡佚，連鄭玄本人也未見過。虞萬里先生所論今本《咸有一德》可能是西漢《尹誥》之“傳”，魏晉間因立《古文尚書》博士及刊刻魏石經，轉向對逸書的追蹤與復原，因而取秘府舊簡，重新整理而成的。^①此說推演成份過多，究其原因，恐怕還是要試圖解釋簡本與今本章旨近似的現象。從現有材料看，我們無法確證虞先生的想法，這只能說是一個大膽的假設，還需留待將來更多材料的驗證。

① 虞萬里：《由清華簡〈尹誥〉論〈古文尚書·咸有一德〉之性質》，《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1年6月。

第六章 以楚簡《尚書》文字重新審視《尚書》今古文問題

平心而論，前賢時哲利用先秦典籍辨偽古文《尚書》的工作並非無懈可擊，很多地方甚至有強詞奪理、捕風捉影之嫌。比如一些詞句本是先秦成語，《尚書》可以使用，《論語》、《史記》、《漢書》也可以使用，絕不能以“抄襲”等量觀之。過去在傳世文獻範圍內探討古文《尚書》真偽，有學者力主偽造，但亦有學者力證其真，皆據理力爭，言之鑿鑿，日近長安近，令人目迷。其實若捐棄成見，很多問題並不能得出一個令對方信服的答案，我們可以認為古文《尚書》抄襲了先秦典籍的文句，更可以認為是先秦典籍因襲了《尚書》的文辭。畢竟，從時間上說，《尚書》的時代應更早一些。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於地下之新材料。”^①的確，地下材料的出現，對於解決傳世文獻難以厘清的疑案，無疑會別開一徑。“簡帛書籍的發現促使我們對於古代學術史作重新思考、重新認識、重新評價。”^②現在，我們藉助於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中的《尚書》文字，通過認真地梳理、對比，也許會得出比過去愈加近乎事實的結論。以下從三個方面各舉一例，具體論證過程在上文都已說明，這裡只談談與古文《尚書》有關的問題。

上博簡、郭店簡的《緇衣》篇有引《書》文句，大部份合於今本《尚書》，不過也有一些地方出入較大，這為我們判斷古文《尚書》真偽提供了一個突破口。比如楚簡本引《君牙》“日暑雨，小民惟日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而《禮記·緇衣》作“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尚書·君牙》作“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差別還是很明顯的。今本《禮記》《尚書》都只云人民抱怨，而楚簡本抱怨卻有具體所指“日”。通過文字的排比，我們會發現，如以楚簡文字為基點，我們可以復原出古文《尚書·君牙》相關文字的偽造過程：先是《禮記·緇衣》所引的“日”誤為“曰”，造偽者不明其故，又未弄清“咨”字訓詁，錯誤地上讀，最後為了上下兩句對稱，

① 王國維：《古史新證》第2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

② 李學勤、裘錫圭：《新學問大都由於新發現》，《文學遺產》，2000年第3期。

便在後一句末又增一“咨”字，遂成今本《君牙》文字。可以確定，此過程一定發生在隸變之後，因為“日”“曰”形似相混，其時當在秦漢或之後，這也與學界認為古文《尚書》偽造的時間大致相符。這是用出土文獻證明古文《尚書》不是先秦原貌的佳證。

再如郭店簡《成之聞之》、《唐虞之道》亦有引《書》文字，但其中數條不見於今本《尚書》。《成之聞之》是先秦佚籍，《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皆無載。從它深埋地下到今日重光，數千年間世無流傳，造偽者自然看不到，所以其稱引《尚書》的文句在古文《尚書》中也難覓蹤影。這是證明古文《尚書》不是先秦原貌的又一力證。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收有兩篇《尚書》文字，一篇《金縢》，是今文《尚書》；一篇《尹誥》，為古文《尚書》。研讀清華簡這兩篇文字，對我們重新認識今文《尚書》、古文《尚書》的原貌提供很多直觀的感受和有益的借鑒。清華簡《尹誥》篇除了《緇衣》所引兩句外，其他文句皆與今本古文《咸有一德》不合，《史記》云《咸有一德》當在《湯誥》、《明居》之間，其時“商湯”應在人世，而今本《尚書》卻將之列在《太甲》三篇之下，時王已是“太甲”。清華簡《尹誥》的記載符合《史記》的時間，更能判明古文《尹誥》當系後人偽造，此又一例證也。

綜之，如果我們僅從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尚書》文字考察，那麼只能得出今本中古文《尚書》為後世編造的結論。

當然需要說明的是，古文《尚書》亦非无本之木。魏晉時當有眾多文獻是後世不傳，明清學者沒有見過，今人更沒有見過。所以，我們會發現今本古文《尚書》偶有與楚簡相合的例子，這不足為奇，更不能據此就認為古文《尚書》是真。梅賾所獻的古文《尚書》一定是窮盡了彼時典籍所能見到的全部《尚書》文字，從這點來說，古文《尚書》確實具有很重要的文獻學意義。那些為古文《尚書》翻案的著作，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原因應該就在這裡。對古代文獻進行辨偽，是利用文獻的一個基礎工作，辨偽絕不等於全盤否定，不能認為偽造的書籍就全無價值應當拋棄。辨偽只是讓我們認清典籍的形成時代和流傳過程，為更好地利用提供前提。

下面再說說今文《尚書》。今文《尚書》大抵是真正的先秦古文獻，已是學

者的共識。大量楚簡的出土，讓我們看到了不少與流傳數千年的今文《尚書》不一樣的面貌。以清華簡《金縢》為例，楚簡《金縢》與今本首尾一致，但中間行文卻詳略有異，尤其是楚簡本沒有周公占卜的記錄，更加符合邏輯，亦解開前人對此的疑慮。總體來說，楚簡本《金縢》要優於今本。今本《金縢》比簡本多出的文字，從何而來，始於何時，恐怕現在還難以作出很好的解答。

一個可以提供借鑒的例子就是《詩經》的傳流。上世紀出土的阜陽漢簡《詩經》從整體上看，不屬於魯、齊、韓、毛四家詩中的任何一家，《漢書·藝文志》也未記載，學者大都認為是流傳於民間的另一家詩，當時文獻流傳的情況比我們過去的理解要豐富、複雜的多。如果沒有阜陽漢簡《詩經》，恐怕我們對這一問題也不會有這樣直觀地認識。同樣，先秦《尚書》的流傳也應與此相當。比如清華簡《金縢》，自題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很明顯與今本有異，抄寫者沒有見過《書序》，可以說，楚簡本與今本《金縢》應是兩個不同抄本。其時應有數種不同的《尚書》文字，寫本的不同會體現出細節、詞句的差異，這是校讀《尚書》時應該注意的。

這樣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同一篇章，今本有些文字不見於楚簡本，而楚簡本也有些文字在今本中難以尋覓了。

附錄 出土戰國文獻《尚書》文字一覽

大禹

舍茲度天心。^①

尹誥

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尹念天之敗西邑夏，曰：“夏自絕其有民，亦惟厥衆。非民無與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復之，用離心，我翦滅夏。今后曷不監？”摯告湯曰：“我克協我友，今惟民、遠邦歸志。”湯曰：“嗚呼！吾何作于民，俾我衆勿違朕言？”摯曰：“后，其賚之其又有夏之金玉、田邑，予之吉言。”乃致衆于亳中邑。

說命

允師濟德。

金縢

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遲。二公告周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吾先王。”周公乃爲三壇同墀，爲一壇於南方，周公立焉，秉璧戴珪。史乃冊祝告先王曰：“爾元孫發也，遭害虐疾，爾毋乃有服子之責在上。惟爾元孫發也，不若旦也，是佞若巧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命于帝庭，溥有四方，以定爾子孫于下地。爾之許我，我則厭璧與珪；尔不我許，我乃以璧與珪歸。”周公乃納其所爲功，自以代王之說，于金縢之匱，乃命執事人曰：“勿敢言。”

就後，武王陟，成王猶幼，在位。管叔及其羣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無以復見於先王。”周公宅東三年，禍人乃漸得。於後，周公乃遭王詩，曰《鴟鴞》。王亦未逆公。

① 無法與今本對讀的文字，我們用下劃線區分開來。

是歲也，秋大熟，未穫。天疾風以雷，禾漸偃，大木漸拔。邦人□□□□弁，大夫端，以啓金縢之匱。王得周公之所自以爲功，以代武王之說。王問執事人，曰：“信。紱公命我勿敢言。”王搏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余沖人亦弗及知。今皇天動威，以彰公德。惟余沖人其親逆公，我邦家禮亦宜之。”

王乃出逆公至郊。是夕，天反風，禾漸起，凡大木之所拔，二公命邦人盡復築之。歲大有年，秋則大穫。

康誥

敬明乃罰。

不遷大戛，文王作罰，刑茲亡赦。

君奭

曩我二人，無有合在言！

昔在上帝，害申觀文王德，其集大命于厥身？

惟冒丕單稱德。

槁木三年，不必為邦旗。

君陳

未見聖，如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由聖。

出入自爾師，于庶言同。

君牙

日暑雨，小民惟日怨。晉（資）冬耆（祁）寒，小民亦惟日怨。

呂刑

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苗民非用令，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播刑之迪。

虞志

大明不出，萬物皆伏。聖者不在上，天下必壞。

主要參考文獻^①

B

- [1] 白于藍.《郭店楚墓竹簡》讀後記[C],中國古文字研究,第1輯,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 [2] 白于藍.郭店楚簡補釋[J],《江漢考古》,2001(2).
- [3] 白于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釋注商榷[J],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02(5).
- [4] 白于藍.《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C

- [5] 蔡哲茂.論殷卜辭中的“𠂔”字為成湯之“成”——兼論“𠂔”、“𠂔”為咸字說[C],《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1分,2006年3月;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223, 2010-7-22.
- [6] 曹方向.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尹誥》篇補議一則[EB],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73, 2011-1-08.
- [7] 晁福林.郭店楚簡《緇衣》與《尚書·呂刑》[J],史學史研究,2002(2).
- [8] 陳劍.晉侯墓銅器小識[J],中國歷史文物,2006(6).
- [9] 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EB],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4, 2006-2-19.
- [10] 陳夢家.尚書通論[M],北京:中華書局,2005.
- [11] 陳民鎮、胡凱集釋;陳民鎮按語.清華簡《金縢》集釋[EB],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ourceShow.asp?Src_ID=1658, 2011-9-20.
- [12] 陳偉.郭店竹書別釋[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13] 陳偉.新出楚簡研讀[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 [14] 陳偉.燕說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 [15] 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
- [16] 陳偉、彭浩主編.郭店楚墓竹書[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 [17] 陳雄根、何志華編著.先秦兩漢典籍引《尚書》資料集編[M],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① 收入論文集的文章,則列出文集,單篇論文就不再重複列出了。

- [18] 陳一綾. 郭店簡、上博簡引《書》研究 [D], 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 2008 年, 指導教師: 沈寶春教授.
- [19] 陳志高. 《郭店楚墓竹簡·緇衣篇》部份文字隸定檢討[C], 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學生書局, 1999.
- [20] 程鵬萬. 簡牘帛書格式研究 [D], 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6 年, 指導教師: 吳振武教授.

D

- [21] 董珊. 楚簡中從“大”聲之字的讀法 (二) [EB], 武漢大學簡帛中心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4, 2007-7-8.
- [22] 董治安主編. 經部要籍概述 [M], 南京: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2008 年.
- [23] 段玉裁. 古文尚書撰異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98 年.

F

- [24] 范常喜. 《上博七·凡物流形》“令”字小議[EB],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951, 2009-1-5.
- [25] 房德鄰. 駁張岩先生對《尚書古文疏證》的“甄別”[J], 清史研究, 2011 (5).
- [26] 馮勝君. 二十世紀古文獻研究新證 [M], 濟南: 齊魯書社, 2006.
- [27] 馮勝君. 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 [M], 北京: 線裝書局, 2007.
- [28] 馮勝君. 出土材料所見先秦古書的載體以及構成和傳佈方式[C], 2010 年先秦文本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會議論文, 收入《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 4 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29]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 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EB], (附:《尹至》、《尹誥》、《程寤》釋文),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352, 2011-1-5.
- [30]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 清華簡《金縢》研讀札記[EB],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344, 2011-1-5.

G

- [31] 高亨纂、董治安整理. 古字通假會典 [M], 濟南: 齊魯書社, 1989.
- [32] 顧頡剛、劉起舒著. 尚書校釋譯論 [M], 北京: 中華書局, 2005.
- [33] 郭沂. 郭店竹簡與中國哲學[C], 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 (第一冊), 武

漢大學，1999。

H

- [34] 何琳儀. 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98.
- [35] 何琳儀. 戰國文字通論 (訂補) [M],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3.
- [36] 黃德寬、何琳儀、徐在國. 新出楚簡文字考 [M], 合肥: 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7.
- [37] 黃懷信整理. 尚書正義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38] 黃懷信. 清華簡《金縢》校讀[EB],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20, 2011-3-21.
- [39] 黃懷信. 由清華簡《尹誥》看《古文尚書·咸有一德》[EB],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網站,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24, 2011-3-25.
- [40] 黃人二、趙思木. 讀《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書後(二)[EB], 武漢大學簡帛
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69, 2011-1-8.
- [41] 黃天樹. 讀契雜記(三則)[C], 陸宗達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北京: 中國廣播電
視出版社, 2005.
- [42] 黃錫全. 《唐虞之道》疑難字句新探[C], 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 中華書局, 2005.
- [43] 黃焯. 經典釋文匯校 [M],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8.

J

- [44] 季旭昇. 上博五筭議(上)[EB],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5, 2006-2-18.
- [45] 蔣善國. 尚書綜述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 [46] 荊門市博物館. 郭店楚墓竹簡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L

- [47] 李家浩. 從戰國“忠信”印談古文字中的異讀現象 [J],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 1987 (2).
- [48] 李家浩. 包山二六六號簡所記木器研究 [J], 國學研究(第 2 卷), 北京大學出版
社, 1994.
- [49] 李家浩. 讀《郭店楚墓竹簡》瑣議 [J], 中國哲學(第 20 輯),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9.

- [50] 李家浩·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 [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51] 李 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 [J]，《九州學刊》，1988（3）第一期.
- [52] 李 零·李零自選集 [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 [53] 李 零·郭店楚簡校讀記 [J]，《道家文化研究》第 17 輯，1999.
- [54] 李 零·郭店楚簡校讀記 [M]（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 [55] 李 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 [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 [56] 李 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 [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 [57] 李 零·蘭台萬卷 [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 [58] 李 銳·《君爽》“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解 [J]，史學史研究，2008（3）.
- [59] 李 銳·讀《保訓》劄記[EB]，Confucius2000 網，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028>，2009-6-19 日.
- [60] 李 銳·《金縢》初探 [J]，史學史研究，2011（2）.
- [61] 李守奎·楚文字編 [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
- [62] 李守奎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 [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 [63] 李天虹·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 [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64] 李天虹·上博五《競》、《鮑》篇校讀四則[EB]，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3，2006-2-19.
- [65] 李學勤·李學勤集 [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
- [66] 李學勤·古文獻叢論 [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6.
- [67] 李學勤·失落的文明 [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7.
- [68] 李學勤·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 [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 [69] 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 [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 [70] 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研究 [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 [71]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 [M]，長春：長春出版社，2007.
- [72] 李學勤·文物中的古文明 [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 [73] 李學勤·通向文明之路 [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 [74] 李學勤·三代文明研究 [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 [75]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M]，上海：中西書局，2010.
- [76] 廖名春·郭店楚墓竹簡《成之聞之》、《唐虞之道》篇與《尚書》[J]，史學史研究，1999（3）.
- [77] 廖名春·郭店楚簡《緇衣》引《書》考 [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1）.
- [78] 廖名春·從郭店楚簡和馬王堆帛書論“晚書”真偽 [J]，北方論叢，2000（1）.

- [79] 廖名春. 清華簡與《尚書》研究 [J], 文史哲, 2010 (6).
- [80] 廖名春. 清華簡《金縢》篇補釋[EB], Confucius2000 網,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723>, 2011-1-5.
- [81] 廖名春. 清華簡《尹誥》篇補釋[EB], Confucius2000 網,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722>, 2011-1-5.
- [82] 林素清. 利用出土戰國楚竹書資料檢討《尚書》異文及相關問題 [C], 龍宇純先生
七秩晉五壽慶論文集, 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2002.
- [83] 林 涇. 林涇學術文集 [M],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8 年.
- [84] 林志強. 古本《尚書》文字研究 [M],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9 年.
- [85] 劉彬徽. 楚系青銅器研究 [M], 武漢: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 [86] 劉國忠. 《尚書·酒誥》“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解 [J], 中國史研究, 2011 (1).
- [87] 劉國忠. 從清華簡《金縢》看傳世本《金縢》的文本問題 [J], 清華大學學報,
2011 (3).
- [88] 劉國忠. 走進清華簡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 [89] 劉國忠、陳穎飛. 清華簡〈保訓〉座談會紀要 [N], 光明日報, 2009-6-29.
- [90] 劉國忠. 從清華簡《金縢》看傳世本《金縢》的文本問題 [J], 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
社會科學版), 2011 (4).
- [91] 劉洪濤. 釋“冃” [EB], 武漢大學簡帛中心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30, 2011-8-1.
- [92] 劉建國. 先秦偽書辯證 [M], 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 [93] 劉樂賢. 《說文》“法”字古文補釋[C], 古文字研究 (第 24 輯), 北京: 中華書局,
2002.
- [94] 劉樂賢. 清華簡《金縢》“衞”字試釋[C],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壹) 國際學術研
討會會議論文集》, 2011.
- [95] 劉起鈇. 尚書學史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9.
- [96] 劉起鈇. 尚書研究要論 [M], 濟南: 齊魯書社, 2007.
- [97] 劉信芳. 郭店簡《緇衣》解詁[C], 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武漢: 湖北人
民出版社, 2000.
- [98] 劉 雲. 清華簡文字考釋四則 [J], 考古與文物, 2012 (1).
- [99] 劉 釗. 讀《上海博物 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劄記[C], 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2.
- [100] 劉 釗. 郭店楚簡校釋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 [101] 劉 釗. 出土簡帛文字叢考 [M], 台北: 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004.

- [102] 劉 釗. 古文字構形學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 [103] 劉 釗. 說“度天心” [EB],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302, 2008-1-10.

M

- [104]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M] (一) ~ (八),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2011.
- [105] 馬 楠. 清華簡第一冊補釋四則 [J], 中國史研究, 2011 (1).
- [106] 馬 楠. 《金縢》篇末析疑 [J], 清華大學學報, 2011 (2).
- [107] 馬 雍. 尚書史話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7.
- [108] 馬宗霍、馬巨. 經學通論 [M],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
- [109] 孟蓬生. “法”字古文音釋——談魚通轉例說之五 [EB],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642, 2011-9-7.
- [110] 孟蓬生. 《保訓》釋文商補 [EB],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27, 2009-6-23.

P

- [111] 皮錫瑞. 經學歷史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1.
- [112] 皮錫瑞. 經學通論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2.
- [113] 皮錫瑞撰, 盛冬玲、陳抗點校. 今文尚書考證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9.

Q

- [114] 錢大昕. 十駕齋養新錄 [M],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1983.
- [115]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 [J], 文物,
2009 (6).
- [116] 裘錫圭. 古代文史研究新探 [M],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2.
- [117] 裘錫圭. 古文字論集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92.
- [118] 裘錫圭. 甲骨文中的見與視 [C],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編: 《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9.
- [119] 裘錫圭. 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 [M],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4.
- [120] 屈萬里. 尚書集釋 [M], 台北: 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3.

R

- [121] 饒宗頤. 由刑、德二柄談“姪”字—經典異文探討一例 [J], 語言文字學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

S

- [122] 單育辰. 楚地戰國簡帛與傳世文獻對讀之研究 [D], 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10年6月, 指導教師: 吳振武教授.
- [123] 單育辰. 佔畢隨錄之十一[EB],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62, 2009-8-3.
- [124] 單育辰. 佔畢隨錄之十三[EB],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363, 2011-1-8.
- [125] 沈兼士. 漢魏注音中義同換讀例發凡 [M], 沈兼士學術論文集, 北京: 中華書局, 1986.
- [126] 沈 培. 試釋戰國時代从“之”从“首(或从‘頁’)”之字[C],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會議論文.
- [127] 史傑鵬. 《儀禮》今古文差異例釋 [J],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1999 (3).
- [128] 司馬遷. 史記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2.
- [129] 宋華強. 清華簡《金縢》校讀[EB],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70, 2011-1-8.
- [130] 宋華強. 清華簡《金縢》讀爲“穫”之字解說[EB], 武漢大學簡帛中心網站,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388, 2011-1-14.
- [131] 蘇建洲. 《清華簡》考釋四則[EB],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368, 2011-1-9.
- [132] 孫飛燕. 也談清華簡《尹誥》的“惟尹既及湯, 咸有一德” [C],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2011.
- [133] 孫啟治. 略論《尚書》文字 [J],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室編, 《歷史文獻》第五輯,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1.
- [134] 孫星衍. 尚書今古文注疏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6.

T

- [135] 湯余惠等. 戰國文字編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 [136] 湯余惠、吳良寶. 郭店楚簡文字零拾(四則) [J], 簡帛研究二〇〇一, 廣西師範

大出版社，2001。

W

- [137] 王國維. 古史新證 [M],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 [138] 王禮賢. 見匣二母古通說 [J], 《醫古文知識》, 1994 (1).
- [139] 王念孫. 讀書雜誌 [M],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
- [140] 王 寧. 清華簡《尹至》《尹誥》中的“衆”和“民” [EB],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1396, 2011-2-4.
- [141] 王引之. 經義述聞 [M],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 [142] 魏宜輝. 楚系簡帛文字形體訛變分析 [D], 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3 年. 指導教師: 張之恒教授.
- [143] 魏宜輝、周言. 讀《郭店楚墓竹簡》劄記 [J], 古文字研究 (第二十二輯), 中華書局, 2000.
- [144] 吳福熙. 敦煌殘卷古文尚書校注 [M], 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 1992.
- [145] 吳振武. “𠂔”字的形音義 [C], 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8.
- [146] 吳振武. 假設之上的假設 [C],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紀念文集, 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 [147] 武振玉. 試論金文中“咸”的特殊用法 [J], 古漢語研究, 2008 (1).

X

- [148]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 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 年階段成果報告 (簡本) [M], 北京: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00.
- [149] 徐少華. 邠國歷史地理探疑—兼論包山、望山楚墓的年代與史實 [J], 《華夏考古》1991 (3).
- [150] 徐在國. 隸定古文疏證 [M], 合肥: 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2.
- [151] 徐在國. 戰國文字論著目錄索引 [M], 北京: 線裝書局, 2007.
- [152] 徐在國. 談楚帛書讀“厭”之字 [J], 華學 (第九、十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153] 徐在國. 楚帛書詁林 [M], 合肥: 安徽大學出版社, 2010.

Y

- [154] 閻若璩撰, 黃懷信、呂翊欣點校. 尚書古文疏證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155] 顏世鉉. 郭店楚簡淺釋[C], 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台灣: 學生書局, 1999.
- [156] 顏世鉉. 郭店楚墓竹簡儒家典籍文字考釋 [J], 經學研究論叢 (第6輯), 台灣: 學生書局, 1999.
- [157] 楊 軍. “義同換讀”的產生與消亡 [J], 漢語史學報 (第二輯),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 [158] 楊善群. 古文《尚書》流傳過程探討 [J], 學習與探索, 2003 (4).
- [159] 楊善群. 古文《尚書》與舊籍引語的比較研究 [J], 齊魯學刊, 2003 (5).
- [160] 楊善群. 論古文《尚書》的學術價值 [J], 孔子研究, 2004 (5).
- [161] 楊樹達. 詞詮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54.
- [162] 楊筠如. 尚書覈詁 [M], 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59.
- [163] 楊澤生. 戰國竹書研究 [M],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9.
- [164] 虞萬里. 上博簡、郭店簡《緇衣》與傳本合校補正 (上) [J], 史林, 2002 (2).
- [165] 虞萬里. 上博簡、郭店簡《緇衣》與傳本合校補正 (中) [J], 史林, 2003 (3).
- [166] 虞萬里. 上博簡、郭店簡《緇衣》與傳本合校補正 (下) [J], 史林, 2004 (1).
- [167] 虞萬里. 上博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 [M],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9.
- [168] 虞萬里. 清华簡《尹誥》“佳尹既返湯咸又一惠” 解读 [J], 史林, 2011 (2).
- [169] 虞萬里. 由清华簡《尹誥》論《古文尚書·咸有一德》之性質[C],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壹) 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 2011.
- [170] 于省吾. 雙劍詒群經新證雙劍詒諸子新證 [M],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9.
- [171] 于省吾. 澤螺居詩經新證澤螺居楚辭新證 [M], 北京: 中華書局, 2003.
- [172] 于省吾. 雙劍詒尚書新證雙劍詒詩經新證雙劍詒易經新證 [M], 北京: 中華書局, 2009.
- [173] 袁國華. 郭店楚簡文字考釋十一則 [J], 中國文字 (新廿四期), 台北: 藝文印書館, 1998.

Z

- [174] 臧克和. 《尚書》文字校詁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 [175] 臧克和.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緇衣》所引《尚書》文字考——兼釋《戰國楚竹書·緇衣》有關的幾個字 [J],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2003 (1).
- [176] 曾運乾. 尚書正讀 [M], 北京: 中華書局, 1964.
- [177] 張富海. 郭店楚簡《緇衣》篇研究 [D], 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2 年. 指導教師: 沈培教授.
- [178] 張富海. 說“姦”、“冤” [J], 古文字研究 (第二十八輯), 中華書局, 2010.

- [179] 張 岩. 審核古文〈尚書〉案 [M],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
- [180] 趙立偉. 魏三體石經古文輯證 [M],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7.
- [181] 趙平安. 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 [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9.
- [182] 鄭傑文. 《墨子》引《書》與歷代《尚書》傳之比較——兼議“偽古文《尚書》”不偽 [J] 孔子研究, 2006 (1).
- [183] 周秉鈞. 尚書易解 [M], 長沙: 嶽麓書社, 1984 年.
- [184] 周鳳五. 郭店楚簡識字割記[C], 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台灣: 學生書局, 1999.
- [185] 周鳳五. 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新釋 [J],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70 本第 3 分), 1999.
- [186] 鄭澐智.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一) · 緇衣》研究 [M], 台灣: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06.

後 記

小文經歷了幾次大幅度的修改，前後拖拉了一年有餘，才有了現在的面貌。二年級時，徐在國老師為我選定了畢業論文題目，讓我留心古文字中的《尚書》異文材料。說實話，我對《尚書》這樣素稱難解的文獻，實在知之甚少。而徐師總是不斷鼓勵，讓我“慢慢來”，邊做邊學。徐在國老師不但教會我們如何學習，更教會我們如何為文為人。徐師治學嚴謹，為人低調，榜樣後學。三年來，我在這些方面，可謂獲益良多。

感謝安徽大學諸位授業老師對我在學習上的指導與關心。感謝三年來朝夕相處的所有師兄師姐師弟師妹對我的幫助，我將終生銘感這段美好的時光。

這篇小文是我第一份學術作業，究竟能得多少分，我誠惶誠恐，等待著評判。

出土戰國文獻《尚書》文字輯證

作者：[馬曉穩](#)
学位授予单位：[安徽大学](#)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2114791.aspx